

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元帅卷
之一

开国元帅朱德

(上)

主 编 李庆山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编委会

主 任 崔立学

副主任 刘凤禄 李庆山 呼延南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 斌 毛振发 刘北忠 李锦轩

陈仁礼 张国辉 黄培义 梁月槐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红霞 王 波 毛振发 许 伟

刘北忠 安凤景 宋小军 李自新

苗小平 张国辉 郝智慧 梁晓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元帅卷/李庆山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1

ISBN 7-80199-156-7

.青... .李... . 军事-世界-青少年读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E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5275号

书 名：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元帅卷

主 编：李庆山

责任编辑：韩冬梅 李亚平 郭 卫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18层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880×1230毫米 大32开 印张 字数1000千字

2005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156-7/K·133

定价：110.00元（全10册）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6，82517244



目 录

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	1
艰难的读书生活	6
走进讲武堂	10
参加辛亥革命	14
四年升六级	20
研究中国社会	24
在军阀纷争中寻找方向	26
“留洋”	30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6
举旗南昌	39
最早的“总司令”	44
打垮了钱大钧	54
血战三河坝	59



开国元帅朱德（上）

- “要革命的跟我走”..... 64
- 重整旗鼓..... 70
- 智取宜章..... 80
- 点燃湘南起义烈火..... 84
- 奔向井冈山..... 90
- 朱毛会师..... 94
- 粉碎“进剿”..... 97
- 打破“会剿”..... 106
- “朱德扁担”..... 109
- 和天下的穷人心连心..... 115
- 鏖战大柏地..... 119
- 开创中央根据地..... 125
- 三战龙岩..... 130
- 言传身教..... 137
- 打上杭..... 141
- 转战赣闽..... 144



奋身五次反“围剿”	151
统帅红军万里长征	162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166
“总司令发怒”	169
临大节而不辱	171
爱兵如子	188
总司令深夜送温暖	204
八路军总指挥	209
率部转战太行	214
击破“九路围攻”	224
指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击	237
屯垦南泥湾	242
在窑洞里辛勤笔耕	250
运筹与决胜全国解放战争	253
亲临前线克石门	260
在最小的司令部里	266



开国元帅朱德（上）

视察第一线	269
“一位真正的军人”	283
穿着补丁鞋进京	288
在天安门上检阅三军	294
战略之举	302
中华第一帅	306
情系国防现代化	313
正气凛然	317
“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	320
“不要搞特殊化”	325
“我们要加倍努力的工作”	332
生命的最后时刻	339
参考书目	346
附：阅读测试题	348



开国元帅朱德（上）

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丁家湾）一户佃农家里。祖籍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清嘉庆年间迁居仪陇，世代为地主耕种，终年劳作所得，除缴纳地租外，所余仅足糊口。

对于一个已有11口人，原已贫穷不堪的家庭来说，朱德的出生，添人加口，无疑使这个家庭生活更艰难。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是个富于农事经验的老农，到八九十岁还下田劳动。祖母潘氏是全家各种活动都很能干的组织者，每年年终总是把第二年的农活、家务安排妥妥贴贴。母亲钟氏，勤劳俭朴，宽厚仁慈，温顺和善，对朱德的影响很大。几十年后，朱德还深情地回忆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



开国元帅朱德（上）

走上革命的道路。

朱德的生父叫朱世林。朱德两岁时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朱世连。伯父家生活也很贫穷，他不得不在四五岁时就参加农业劳动。到七八岁时他已经干很多农活。尽管



朱德故居

成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劳动，但一年绝大部分的劳动所得，都被地主“丁阎王”拿走了。

最使幼小的朱德愤懑的是这样的两件事：

一是1894年，朱德在朱家祠堂旁边种了一窝竹子，每天打猪草回来去给竹子浇水。眼看着竹子发芽了，长高



开国元帅朱德（上）

了，朱德心里可高兴啦。不料有一天，丁家地主到那里去看了一眼，硬说这窝竹子栽过了地界，竹子得归他所有，这不明明是欺负人嘛！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5年除夕。那一年，四川由于遇到天灾，收成很不好。可是狠心的地主还要给朱家加租加押，不然就不让他们租种这块地。没办法，朱家只好决定分家另租地耕种。大年初四，朱德不得不跟随伯父朱世连和祖父母、三叔、幺叔冒着风雪，搬到大去了。团团圆圆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这两件事，对朱德的刺激特别大。朱德后来回忆说：“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朱家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每天吃的是酸菜、杂粮稀饭，外加一碗煮青菜。盐巴是很宝贵的，根本不敢放进锅里。每次吃饭只在桌子中间放一碗咸盐水，把青菜夹在盐汤里过一下；或是摆一块盐巴放在桌上，大家吃煮熟的青菜时，放在盐巴上擦一擦。过年时杀一头猪，把肉熏起来，每逢过节过年时，每人分吃一两块。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家织布”，足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艰苦的童年生活，养成了朱德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



开国元帅朱德（上）

好习惯。

他在回忆艰苦的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我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过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全世界也就不觉得苦了”……

幼年的朱德，常听人们讲述太平天国劫富济贫的英雄故事，也亲眼看到过大批贫苦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那是1900年前后，四川由于灾荒，很多农民实在饿的没法了，有的就联合起来，成群结伙到地主家去“吃大户”，一来就是一大群，多时有五六百人。

人群中，有手持各种武器的男人，有背着婴儿的妇女，还有跟在后面的肚皮肿胀、眼睛无精打采、光着屁股的孩子。“走哇！一道去把大户吃光！”饥民们呼喊着，拥向地主丁阎王家和邻村的地主家。地主家有的是粮食，满仓满囤的，可他们哪里肯拿出一二来救济救济穷人呢！他们一面紧锣密鼓地召集家丁们来抵挡，一面派人去报告官府。



开国元帅朱德（上）

清朝政府的官吏是和地主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就是地主的靠山。果然，他们派出大批穿着马褂的清兵，举着刀向饥民们砍来。饥民们虽然也杀了不少官兵，但终于挡不住官兵们的大刀，被赶得四处奔命，逃散了。这悲惨的场景，一直记在朱德心里。他在想：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再这样下去，穷人还有什么活路？



开国元帅朱德（上）

艰难的读书生活

正是为了免受地主、官兵、税吏的欺侮，朱家决定送朱德去读书，以便“支撑门户”。6岁时，朱德来到了远房堂叔朱世秦办的药铺垸私塾读书。在这所私塾的学生中，他年龄最小，但是由于聪颖、刻苦，很受塾师喜爱。他读书很用功，在所有的学生中，他记字最多，一年就读完了《三字经》、《大学》、《中庸》和《论语》。

为了使儿子更有长进，父母又送他到丁秀才的私塾中继续读书。

在丁秀才的30多名学生中，大都是姓丁的大户人家的子弟。朱德被指定坐在最后一排。丁家的少爷们生活优越，对读书不感兴趣，不是跑出去玩，便是偷着去看戏。丁先生也得罪不起这些少爷们。

但是，他对朱德却管教很严，稍有差错，就要打手板。

朱德懂得像他这样的家境，读书上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年纪虽小，却一刻也不敢忘记父亲的期望，读书从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不马虎。先生讲课时，他总是认真听，读书、写字都上进很快。10岁那年，他又到席家砭席聘三门下读私塾。席先生给他取字为“玉阶”。每天清晨，他起身为家里挑水、喂猪，吃过早饭便赶八里路去上学。暑去寒来，他养成了走路迅疾的习惯。朱德从10岁到18岁，在成长过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在席聘三的私塾中度过的。

由于家境贫寒，地位低下，朱德在学习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但是朱德有着坚强刚毅的性格。他不低头，不气馁，发愤用功，自强不息。在整个学堂里，他的年纪最小，但他读书读得最多，最好。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代珍（朱德的学名）这个娃娃将来肯定有出息！

1905年，朱德年满19岁，讯息不灵的乡村和寒窗苦读的私塾，已不能满足他对理想的追求和报国的渴望。朱德决心出去闯一闯。在席先生的鼓励下，他肩挑行李，步行数十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发榜，他名列第20名。接着，他又挑着行李步行来到顺庆府参加府试。结果，他又一次顺利过关。

正在这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宣布自1906年起两年内一律停止科举考试，举办新学。在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各种新式学堂雨如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开办起来。1906年春，朱德考入了顺庆府官立新式小学堂。同年秋，



开国元帅朱德（上）

他又考入中学堂。朱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学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等。

顺庆府中学监督张澜、刘寿川及一些教师，曾去日本留学，他们思想开化、激进。张澜曾对学生们疾呼：现在要亡国灭种了！你们牺牲身家性命也要去救国家！

虽然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但是朱德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萌发了教育救国，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同时，他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多了，他的求知求学救中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1907年初春，满怀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20岁的朱德又踏上前去成都的路途。他一向认为，必须强体健身，操习武艺，才能在日后为拯救国家危亡效力。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他报考了当时为训练新军军士而开设的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他又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在体育学堂里，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获取更多的知识。他坚持每天晨起锻炼，跑步之后练双杠、木马，刻苦练习各种体育项目。一年后，学期届满毕业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他学习的12门课程中，考试成绩在八九十分以上的有修身、教育、心理、算术、教练和器械，其中成绩最好的是器械，得了100分。



开国元帅朱德（上）

在朱德就读的学堂里，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潮也日益流行。这样，朱德对国事、对革命更加关心了。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慷慨陈词，谈论强国富民的问题，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从体育学堂毕业后，朱德又回到家乡仪陇县，随后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朱德感受到了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更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决心走一条新路。他要投笔从戎，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1909年初春，朱德毫不犹豫地辞去教师一职，前往云南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

临走前，他奋笔疾书，立下救国誓言：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他风尘仆仆赶到成都后，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同志窗敬镛。两人一起徒步前往云南，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底到达昆明。几经周折，朱德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

从此，朱德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



开国元帅朱德（上）

走进讲武堂

1909年11月，朱德辗转考进了设在昆明承华圃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呢？朱德后来在1939年时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他在延安和威尔斯谈到当年被讲武堂录取后的心情时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在当时是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招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于1909年8月15日，任务是培训现任军官，又为新军补充下级军官。这个学堂名义上是清政府兴办的，但真正领导这个学堂的却是革命党人，学堂的监督李根源。教官当中许多人，如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全、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多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的，并且在他们当中日本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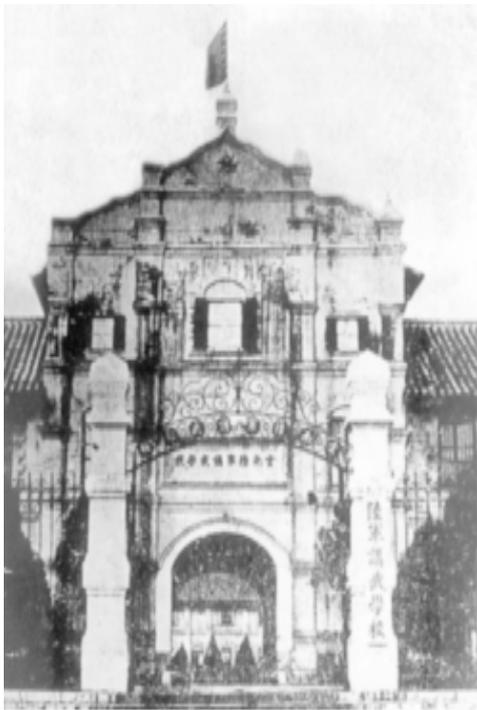


开国元帅朱德（上）

学校学习过，既有新的革命思想，又有军事才能。朱德能进入这个学堂学习，简直是如鱼得水，快活极了。

学堂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救国的思想教育，每天清晨，大操场上回荡起讲武堂堂歌：

风云滚滚，感觉它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从军去。但凭那团结力，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开国元帅朱德（上）

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堪叹那世人，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二十世纪风潮紧，欧美人要瓜分。枕戈待旦，奔赴疆场。保家卫国，壮烈牺牲。要知从军事，是男儿本份。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朱德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曾回忆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讲武堂的学科和术科都是依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设立的，有步、骑、炮、工等兵科。学生分甲、乙、丙班，朱德被编在丙班。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杨如轩、杨池生、王均等一些后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这时都是朱德的同班同学。

讲武堂管理严格，生活紧张。每天六小时上课，两小时操练。朱德对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等普通学科有相当的基础，对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和兵器、战术、地形、筑城、野外学习等军事术科更有浓厚的兴趣，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刻苦进行技能训练，各科成绩都很好，



开国元帅朱德（上）

青少年军事博览 · 新中国元帅卷之一

尤其是步兵操典课，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由于他品学兼优，在丙班学习不到一年，就被选拔到特别班学习。

在讲武堂，朱德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冒着危险，偷偷阅读在进步师生

王均	孫建德	衛秉鈞	朱德	李良村	尙德昌	胡建德	劉明義	周永祥	李光前	楊高增	趙國棟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十九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
雲南武備學堂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录

中流传的革命书刊，如《革命军》、《警世钟》、《民报》、《南风报》等。入学半年后，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歃血宣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奋斗。



开国元帅朱德（上）

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朱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第19镇(相当于师)第37协(相当于旅)第74标(相当于团)第2营左队(相当于连)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后来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

司务长这个工作,管钱管粮管被服,接触士兵的机会最多。朱德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积极而又巧妙地去完成同盟会交代给他的一项任务——在士兵中宣传保路运动,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的情况,为云南的武装起义作准备。

在当时,搞这个工作是相当危险的,若是被清朝的密探们抓住了是要掉脑袋的。可是朱德有办法。他发现队伍里哥老会的成员挺多,于是又秘密参加了哥老会。利用这种关系去开展工作非常便利。

果然,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朱德已经交了不少要好的朋友,甚至包括警卫云贵总督衙门的卫队营管带(即营长)李风楼。他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政纲,逐字逐句地讲



开国元帅朱德（上）

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口号的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给他们灌输革命的思想，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在武昌领导起义，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这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云南的革命党人。他们摩拳擦掌，加紧了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清朝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恐慌，便一方面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工事，调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枪连来保卫总督衙门；另一方面又秘密逮捕革命党人，清洗军队中的不可靠分子，收缴不可靠部队的枪支和弹药。在这紧急关头，蔡锷、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等领



武汉起义军渡江赴汉口



开国元帅朱德（上）

领导人果断地决定：起义定在10月30日晚（旧历9月9日重阳节）举行。

30日晚8点半钟，队里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先到巫家坝集结，而后进攻昆明。可是过了好大一会儿，仍然没有听到集合号声。朱德正在不安，忽然一个哥老会兄弟来报告，说刚才队官带着两个连的士兵逃跑了。朱德早就知道队官是个顽固的帝制派人物，但没有料到他在这紧急的时刻来这一手。朱德想：如果让这个家伙逃进昆明，昆明会立即戒备起来，这必然会给起义军攻城造成极大的困难。事不宜迟，他立即命令几个同盟会员带领一部分部队抄小路赶到前面去堵，自己则带领其余部队在后面追。

果然，不到十分钟，被拉走的部队就被追上了。朱德飞步跨到队官的前面说：“队官大人！怎么丢下我们走了？”

“你们既然来了，那就跟上吧。”

“不！协统不是让我们去巫家坝集结吗？”

“你！你是个共和分子！把他抓起来！”说着，双方都亮出了枪械。

朱德为了不致过早地放枪暴露目标，便对队官说：“你不愿意参加起义，我们不勉强。但你此时此刻不能去昆明。”



开国元帅朱德（上）

队官一看 ,前有堵兵 ,后有追兵 ,再争下去对自己也不利 ,便软了下来 ,说 :“那好吧 ,我们不去昆明 ,往南走 ,这总行了吧。”说着 ,便改道南行了。

朱德看队官走远了 ,便带着部队往巫家坝急速进发。到巫家坝一看 ,起义军总指挥蔡锷正在用激昂的声音讲话 :“弟兄们 ,二十天前 ,武昌举行了起义。接着 ,全国又有十二个省宣布独立。恢复中华的壮举正在席卷全国 ,蔚为大观。我们云南从今天起 ,立即成立共和军政府。同盟会诸公推我为云南共和军都督。我宣誓 :誓死效忠共和 !”

“誓死效忠共和 !”全场壮士齐声高呼。

在朱德的印象里 ,蔡锷将军只是个单纯的军人。平时 ,他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在讲话中多少要渗入一些革命思想 ,或明或暗地流露出对清政府的不满。正相反 ,他平时的讲话可以说是纯军事的 ,毫无政治色彩。每次讲完话 ,他就回到他的住处 ,过他深居简出的生活去了。虽然为了请他解答军事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 ,朱德也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蔡锷的住处。但是他除了谈学术之外 ,很少谈论时事。不过从蔡锷阅读的大量书刊中 ,朱德也隐隐地觉察到蔡锷决不可能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他有缜密而深刻的思想 ,有独立而清晰的见解。他的“稳”是猛狮搏斗前的准备 ,他的“冷”是不见火焰的白热。可是 ,直到今天 ,朱德



开国元帅朱德（上）



武昌起义纪念馆

才第一次看见猛狮终于站起来了。他那短短的几句话，爆发出了多么巨大的光和热啊！朱德真是兴奋极了。他跑步过去向蔡锷报告：“报告总指挥，刚才我们的队官跑了。”

“朝什么方向跑了？”

“本来是要去昆明，被我们拦住了，现在改道向南去了。”

“先不要管他。现在就任命你当队官，带队伍出发吧！”

“是！”朱德向蔡锷敬了一个礼。



开国元帅朱德（上）

队伍出发后不久，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跑来的人向蔡锷报告说：“我奉总督之命，前来向将军报到，协助将军清剿叛匪！”

原来总督李经羲根本不知道蔡锷就是起义军的首领，还以为是他的心腹哩。蔡锷冷冷地笑了笑，说：“叛匪？谁是叛匪？我们就是要灭满兴汉，缔造共和。你大概也是汉人吧，那就跟我们一起干吧！”

来人大吃一惊，前后左右地看了看，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不言不语地跟着起义军走了。

进攻战打得很顺利。城外的枪声一响，事先潜入城内的讲武堂学员们就把城门打开了。朱德率领先锋队直插总督衙门。天将黎明时，队伍来到总督衙门前，朱德的好友李凤楼立即加入了起义军，同时也把府门打开了。士兵们一拥而入，生擒了总督李经羲。

昆明城头换上了共和的旗号，云南起义成功了。



开国元帅朱德（上）

四年升六级

朱德经过讲武堂系统的军事训练与学习,具备了军人和军官许多优秀的素质,参加云南起义的当天就从排长直接升为连长,也即一天之内升两级。1911年11月15日,为援助四川人民抵抗清军,云南都督府组织援川军,朱德随援川军第一梯队出发,12月中旬占领四川叙府,不久又占领自流井(今属自贡市)。这时,朱德正式升任上尉连长。次年4月援川任务结束返滇。秋天,出任云南讲武学校(即原讲武堂)生徒队长兼军事教官。这年8月从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3年夏,朱德重返蔡锷部,任云南陆军第1师第3旅步兵第2团第1营营长。秋天率部驻防云南蒙自、个旧一带。在这万山重叠、森林茂密的亚热带地区,有许多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朱德在与这些土匪作战过程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对后来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几十年后朱德在陕北与美国记者韦尔斯女士还谈到这段经



开国元帅朱德（上）

历：

“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集群作战的艰



1913年护国战争时期朱德使用的怀表

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常识配合起来。”

鉴于朱德在云南边境剿匪屡建奇功，他于1915年升任副团长、团长。四年之中，官升六级。这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准备登基称帝。这时，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的蔡锷，摆脱监视，取道返回昆明。25日，与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随即组织护国军。蔡锷亲自写信给朱德，要他积极配合昆明和其他城市同时起义。按照蔡锷的要求，朱德也于25日在蒙自发动讨袁起义，宣誓效



开国元帅朱德（上）

忠共和。在驱逐帝制派军官后，即征用全部火车车皮，开往昆明待命。30日，朱德被任命为滇军补充队第4队队长，负责组训新兵，准备讨袁。

1916年1月，袁世凯任命曹錕、张敬尧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正、副总司令，督率数万大军从湘西、川南向护国军进攻，形势十分危急。6日，朱德受命任滇军步兵第10团团团长，10天后蔡锷率护国军第1军向四川进发，朱德所部改编为护国军

第1军第3梯团第6支队（相当于团），朱德任支队队长。22日，他率部兼程北上，奔赴四川泸州前线。抵达川南永宁（今叙永）时，战事处于对护国军十分不利的境地。当时张敬尧为解泸州之危，以数倍兵力向纳



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在四川泸州驻防，担任护国军支队长



开国元帅朱德（上）

溪推进 ,围攻不足5000人的护国军 ,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保卫纳溪之战。

正如当时蔡锷在一份文电中所说 ,纳溪县是主战场 ,一旦有失 ,全军即行瓦解。17日 ,朱德抵达纳溪 ,代替董鸿勋任第2梯团第3支队支队长职。朱德受任于危难之际 ,即赴主阵地棉花坡指挥反击作战 ,19日率部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他集中炮兵轰击敌人阵地 ,并巧妙用夜战、白刃战和迂回侧击战术 ,击溃菱角塘之敌。随后双方在纳溪、泸州间形成激烈的拉锯战。虽然护国军经1个月激战于3月7日撤出纳溪 ,但为护国军集中兵力反攻赢得了时间。在这次战斗中 ,朱德身先士卒 ,勇敢、坚定、机智 ,帽子、衣服皆为子弹打穿 ,但他仍泰然自若。

3月17日 ,护国军开始全面反攻 ,朱德率部担任主攻 ,夺回纳溪。在兰田坝 ,他运用迂回战术 ,重创张敬尧部 ,迫使敌溃退泸州。此后 ,朱德勇猛善战的名声大振。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誉朱德是护国之役的先锋 ,泸州兰田坝一战 ,使张敬尧落马 ,吴佩孚、曹錕手足失措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 ,朱德率部进驻泸州。此后在泸州的五年时间里 ,他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



开国元帅朱德（上）

研究中国社会

朱德在泸州的五年里，经常和他的妻子陈玉贞共同组织聚餐会。说是聚餐，其实是为这一地区有自由思想的人们建立一个学习小组，提供一个聚会场所，借此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

聚在一起的人，每次都少不了朱德和陈玉贞，还有他们的朋友，少时五六人，多时十人以上。这些人读了书报杂志后便在一起议论，还就世界上流行的新思想展开辩论，有时争论不休，以至通宵达旦。

“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朱德回忆当时聚餐会的情景说：“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有时还在星期天晚上打打麻将牌，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妇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一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个方面，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则是其他方面，同时，还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类社会理论。

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更增加混乱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作家都是高级教授、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在我们学习小组里，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

通过聚会，朱德萌生了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平等生活的权利等思想，激发了他与旧制度决裂的坚定决心。自然，这些聚餐活动也丰富了他和陈玉贞的爱情生活，使他们的夫妻生活更充实，更美好，更有意义。

1922年5月，朱德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告别妻儿，到重庆作客去了。此后，他未能再见到他们，13年后，她们被西南的军阀谋害了。



开国元帅朱德（上）

在军阀纷争中寻找方向

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军阀纷争。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朱德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充满了不安和忧虑。

1917年8月，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民元约法”的护法运动；护国军改称靖国军，朱德升任第2军第13旅少将旅长，又率部投入到战火硝烟之中，但是，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得不到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的真正支持，不久就失败了。朱德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戎马征战不过是被打着革命旗号的新军阀争权夺利所利用。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就在这时，朱德结识了一位挚友孙炳文。朱德对这位经历不凡、富有常识、追求进步的革命者很敬重，聘请他担任旅部咨谋。他俩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他们更



开国元帅朱德（上）

多讨论的是革命道路问题，思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中国要学习西方但却得不到四方列强的支持、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能迅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却屡遭挫折和失败，他们讨论了又讨论，感到“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但“毛病”是什么，仍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思想仍在迷惘、彷徨之中。

1920年9月，滇军在成都郊区被川军打败，朱德率领的第三混成旅损失严重，退往川南，再撤回到云南省昭



在西南具有强大势力
的桂系军阀陆荣廷



在西南军阀中势力最
大的滇系军阀唐继尧



开国元帅朱德（上）

通。这时，朱德已和孙炳文商定：要摆脱掉旧军队，但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到国外去学习考察，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并约好：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把军队带回云南，料理完军中事务，也去北京会合。这是影响到朱德一生的重大抉择。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朱德回到云南后，参加了顾品珍等滇军诸将的“倒唐”斗争。唐继尧在蔡锷1916年底病逝后，把云南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他顽固拒绝朱德等将领多次提出的从滇、黔、川进兵北伐的建议，把滇军当作他称雄西南的工具，早已引起滇军将士的愤懑。1921年2月，唐继尧被迫离开云南。朱德便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出军职、出洋留学的请求，但被以“共同整治云南”为由拘留下来，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这段时间，他对云南的现实越来越感到失望，坚定了离开云南的决心。

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旧部打败顾品珍重返云南，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代云南省长金汉鼎逃离昆明，



开国元帅朱德（上）

越滇北 渡金沙江 经川西南会理、雅安、乐山 于5月中旬抵达南溪。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历尽艰险 可说是一次悲惨的逃亡 但这也使他最终挣脱了封建罗网的羁绊，更毅然决然地去探寻真理的新道路。

5月下旬 朱德和金汉鼎到达重庆 受到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盛情款待。杨森以师长一职挽留朱德留在军中 但朱德出国的决心已定 婉言谢绝了杨的请求。

朱德登上了轮船 顺着浩浩荡荡的长江 进入了新的天地……



开国元帅朱德（上）

“留洋”

1923年7月，朱德来到北京，和阔别了一年多的孙炳文会合。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周年了，她已在中华大地上举起了新的旗帜，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朱德和孙炳文从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中，认识到共产党员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他们决定马上找到党的组织，于8月来到上海。他们先后分别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和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胡汉民。孙中山正在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希望能借助滇军的力量，要求朱德组织驻桂滇军，而朱德对利用军阀的办法已失去信心，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请求，说明他们已经决定到欧洲去留学。孙中山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的前程远大，各人的志向也有大小之分，好自为之吧！”

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找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陈独秀认为旧军队的将领参加共产党，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考验，没有接受他的申请。这令朱德感到失望，但没有动摇他追



开国元帅朱德（上）

求真理的进步的信念。他和孙炳文决定，按照原来的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

这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从上海启程，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驶向茫茫的海洋。经过40多天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港。他们从这里换乘火车，来到欧洲最繁华的城市巴黎。当他们听说在欧洲留学的中国进步青年已经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团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便顾不得游览巴黎的名胜，立即乘火车赶往柏林。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一名坚定、勇敢的战士，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朱德在德国学习、生活了将近三年。开始一段时间。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把很多精力用在学习德文和德语会话上，不仅在屋子里学，还天天到外面去应用，到处游览参观，几乎走遍了柏林的每条街道、每个角落。他回忆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德国，到处去过了”。他还说：“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眼光，一过哪里，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里就慢慢设法



开国元帅朱德（上）

布置起来了。”

1923年春，朱德来到德国中部的大学城哥廷根。经过一段自修，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学习。这里有中共旅德支部的党小组，朱德经常



1923年，朱德在德国留学时的留影

参加党小组的活动，和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向导》、《国际通讯》等党内刊物。通过这些学习，

朱德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1924年底，朱德根据工作需要返回柏林。这时，中共



开国元帅朱德（上）

旅德支部根据国内形势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德国留学生中组建国民党旅德支部。朱德还没有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就以老资格国民党员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由于他是老同盟会员、功名赫赫的滇军宿将，在留学生中有相当影响，开展组织工作很顺利，使在德国的国民党左派力量有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在留德学生和华侨中宣传新三民主义与国共合作政策，争取持中间立场的人，同右派势力作斗争。

1925年春天，朱德和一些中共党员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员领导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举行的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他从中体会到，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活动期间，他受到德共领袖台尔曼的接见。

6月18日，朱德和房师亮、廖焕星等因参加德共召集的声援中国五卅运动的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坐了三天监狱后被释放。但由于发现他是中共党员，撤销了他的护照，要把他驱逐出境。正在这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朱德赴苏联学习。7月，朱德乘轮船经波罗的海，抵达苏联的列宁格勒。

到苏联去学习，是朱德早已有之的愿望。这年3月，



开国元帅朱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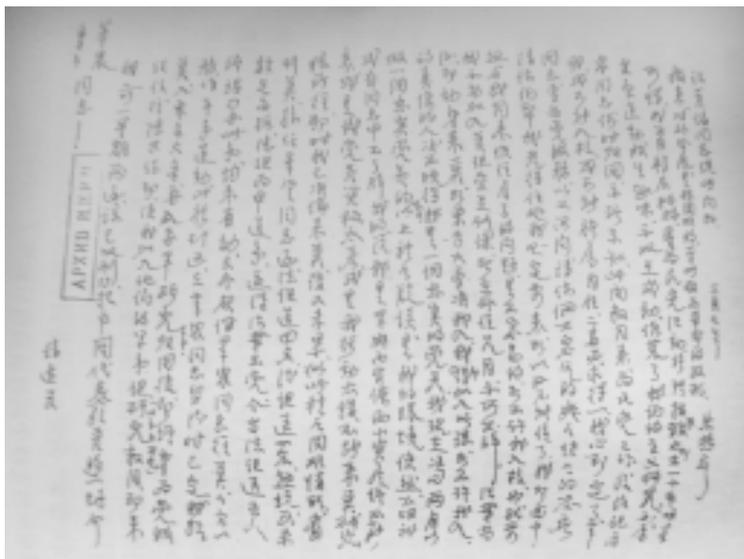
他曾写信给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要求去苏联学习军事，接受训练；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他到莫斯科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中国和世界地理。同时，也到一些地方、厂矿参观访问，应邀做宣传中国革命的演讲。他后来回忆说：“在苏联，通过实际的接触，观察世界上的问题，在认识上就比在柏林时更深刻了。同时，对中国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了。”

朱德还参加了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朱德担任学生队队长，要协助教官进行军事教程的讲解。他还经常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帮助大家学习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如何袭击，如何进行街垒战和如何运用游击战术。他特别注意研究苏俄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教官曾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对朱德的回答，只有所谓正规战争理论的教官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极为深刻的军事见解，它的正确性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胜利所证实。



开国元帅朱德（上）

青少年军事博览 · 新中国元帅卷之一



1925年3月7日朱德致季子、莘农的函

1926年春,中国处在北伐战争的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决定让朱德等人回国参加实际工作。5月中旬,朱德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漫长的铁路线到海参威,又乘海轮经日本门司,于7月中旬回到上海。



开国元帅朱德（上）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朱德1926年7月中旬到达上海时，正值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推进到长江流域。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中央指示朱德了解上海、南京一带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兵力部署情况，朱德通过走访上海、南京的滇军旧友，很快完成了这项调查任务。随后，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分配的任务；赴四川万县去做争取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

8月底，发生了英国商船在长江中疾驶，撞沉杨森军三只木船，使50余名官兵淹死，8万余银元军饷沉没的事件。杨森很愤怒。朱德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态度，要求英国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并扣留在万县的两艘英轮。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市区，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的惨案。朱德和陈毅敦促杨森截击英舰，并拟出通电以杨森名义发向全国，控诉英军的罪行。万县惨案震惊中外，全国掀起了声讨英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海外华侨和欧洲、苏联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也纷纷声援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开国元帅朱德（上）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并向鄂西进军。杨森迫于形势，于11月中旬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委任，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朱德为第20军党代表。这期间，朱德曾去重庆，和杨闇公、刘伯承三人组成中共重庆军委，策划泸州、顺庆起义，推动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12月底，朱德带领第20军的军官考察团赴武汉。在武汉，中共中央军委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到江西南昌，利用他与滇军的老关系做军事运动。这时，正是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擅自决定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改迁南昌，以“南昌中央”与武汉中央对立的时候。南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已成为他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叛卖活动的中心。中共中央派朱德到南昌去负有重要的使命。

当时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其下辖的第3军军长王均、第9军军长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期的同学或滇军的同事，还有些军官是朱德当年的老部下。朱德到达南昌后，即被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朱德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927年1月下旬，经过朱德的筹办，南昌市军官教育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27年春，朱德同志在南昌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

团开学，学员1100多名。在朱德主持下，军官教育团不仅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更重视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团里还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达到几百人之多。这样，在朱德领导下的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成了中共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举旗南昌

1927年7月，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创建自己的军队，并决定委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亲自来领导这次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身负重任，不畏难险，来到南昌，落脚在花园二号朱德的寓所里。

对于朱德，周恩来是极其信任并寄予厚望的。他清楚地知道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赫赫战功，也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柏林会见的感人场面。今天，要发动武装起义这么一件大事，怎么能少得了这样一位忠诚坚定、勇敢机智而又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的朋友呢！

眼下，在南昌，没有谁能比朱德更了解敌人方面的全面情况了。他的公开身份是南昌的公安局长，又是军官教育团长，驻南昌国民党这的那些头头脑脑，绝大部分都是他原在滇军工作时的老同事。加上这几天他又有意识地观察和了解，把南昌驻军各方面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晚上，他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详细细的汇报，



开国元帅朱德（上）

并向周恩来建议起义时应该如何进行战斗。

起义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朱德也更忙了。他一方面要和刚刚开进南昌城的起义部队（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和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等）秘密接头；另一方面还要巧妙地去应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当局各方面的人物。他要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而且要演得生动、逼真，不容易啊！可是朱德凭着他的聪颖和机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经过几天的准备，各项工作都基本就绪了，各起义部队也有了明确的分工。



朱德同志旧居。1927年7月，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南昌并当晚住在这里，和朱德同志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部署了军官教育团起义的行动方案，命令军官教育团在起义的战斗打响时，迅速解决附近的敌人。他自己，则要去完成前敌委员会交给他的另一项特殊的使命——“请客”！

7月31日的下午，国民党军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肖日文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都收到了朱德请他们吃饭的请柬。三个人受宠若惊，欣喜异常。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宴了。

宴会是极为丰盛的，主人又那样热情豪爽，大家越喝兴致越浓。晚九点过后，酒醉饭饱了。但大家兴犹未尽，朱德又提议打麻将，于是一场“竹战”又开始了。

就在他们“竹战”正酣的时候，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地准备着。城里已经戒严，起义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们，已把白毛巾缠在左臂上，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快刀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大约晚十点钟左右，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突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报告说，他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滇军的武装，他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敌人的三个团长一听，慌了，急着要回部队去。朱德看这情势，担心再死气白赖地拖住他们会使他们生疑，便



开国元帅朱德（上）

客客气气地放他们走了。

等这三个家伙一走出院门，朱德便抓起手枪，旋风般地跃出大门，向起义军指挥部跑去。他向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经泄漏，不能再等了，要赶快动手！”

午夜三时，起义的枪声响了，起义军战士们从各个地区向预定目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第23、第24两个主力团由于团长去赴宴还没回来，失去指挥，结果很快地就被消灭了。其他的敌军也因毫无戒备，成批地当了起义

军的俘虏。军官教育团按照朱德的部署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敌军3000多人被全部歼灭了。起义军指挥部的大楼上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也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朱德



开国元帅朱德（上）

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朱德不仅为起义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而且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和条件，麻痹和牵制了敌人的指挥官，为起义军顺利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起义胜利后不久，朱德看到国民党的一家报纸大声惊呼：“民国十六年，朱德叛变于南昌。”他哈哈大笑地说：“什么叛变？我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人嘛，——这一群笨驴！”

参加起义的部队在胜利后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20军，第11军和第9军，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由于军长未到职，不久即任军长。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最早的“总司令”

朱德率第9军南下，走在最前面；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朱德《自传》语），故当时有人称朱德为“先遣总司令”。

8月的赣南笼罩着酷暑。太阳刚冒出来，地上就好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尘低低地悬浮在空中，在远处闪烁着金属般的热光。起义军的前卫部队在山道上行军，不久就陷入了夏日热浪的威胁。

从南昌城出来，朱德按照总指挥部的指示下了一道命令：

“减少个人行装，多带武器弹药。”

起义战士每人身上背了300发左右的子弹，有的还要抬机枪和大炮。整天在山路上行军，部队疲劳之极。

“冉国平参谋长，临川还有多远？”朱德不免有些焦急。

“地图上190里，我们走了近半了。”冉国平回头望

开国元帅朱德（上）



着军长焦急的神情，又气愤地说道：“杨如轩散布谣言，骂我们共产共妻，沿途居民纷纷走散，部队连茶水都喝不上，许多人都中暑了。”



南昌起义中朱德使用的驳壳枪

朱德在队伍旁站定。他望着刚出南昌还一路小跑的部队，如今在烈日下如霜打的茄子，在高温下缓缓行进的情景，心情不是太好：

“冉参谋长，告诉部队，一人保留一条毯子，两人一个脸盆，其它个人物品都扔掉。让军官帮助士兵携枪背弹，加速前进！”

轻装后的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朱德就在这支队伍里。几十年后，有人还记得他当年的“形象”：身上穿着灰色军装，踩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背着一顶结实的竹斗笠，腰里别着一支小手枪。尽管天气炎热，他的衣服却穿得严严实实。他的大青马早已被送去驮伤员和武器了。

不久部队又慢了下来。特别到了后半程，路上出现了散失的弹药，这是有人开小差的前奏。不仅朱德部队有



开国元帅朱德（上）

这种现象 后续部队更严重。据说中暑和红痢袭击了后续部队 部队逃亡者达到四分之一。特别不幸的是走另一路的蔡廷锴带着第10师去投奔陈铭枢了 这给这支起义军以沉重的一击。

朱德望着地上的散失弹药 感到了不祥的预兆。

“吹宿营号。部队就地找荫凉休息。”望着赶上来的各级军官 他感慨地说：“要昼休夜行才行啊国！”

朱德的前卫部队终于在第二天到达了抚州临川地界。

临川是杨如轩的防区。一进入临川地界 朱德便派出两路尖兵沿大路搜索前进。同时 通知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不能不防范杨如轩这个当年的部下。

杨如轩既是朱德当年的部下 又和朱德是讲武堂的同班同学、结拜兄弟。不同的是朱德是以学生的资格考入的 杨如轩是从随营学校并入的。但两人都属于被选入特别班的80名优秀生。那时 杨如轩爱同朱德这样随和、进步的学生在一起。当年 朱德秘密组织“五华社” 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 七八个成员中就有杨如轩。朱杨之间 除了金兰之交外 更有上下的关系。朱德当旅长时 杨如轩是其下属的一个团长 朱德扛着“朱”字旗威振川滇时 杨如轩是他的一员得力猛将。



开国元帅朱德（上）

诚如杨如轩自己所言：（我们）满脑子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的思想，根本不会考虑革命。

所以，就在朱德派人给他送信后，他没有回信，只是捎话说：“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见。”

杨如轩会有什么“主见”呢？面对一路上听到的杨部传播的惑众谣言，朱德怎能不有所警惕？

部队刚到临川的温圳，突然有尖兵来报：温圳和李渡一带有大批民众拦截。

朱德快步上前，赶到温圳的路口时，马上明白了……

两三个多月前，赣东一带“闹匪”。当然，“闹匪”是当地官吏们的报告。这些“匪”并非是杀人越货的真匪，而是反抗压迫的农民军。反动官吏请求当局派兵“剿匪”。朱培德就把“剿匪”的任务交给了军官教育团，一则可以减去该团在南昌滋事，二则可以借刀杀人，使农民运动和军官教育团革命力量在冲突中双双削弱。

当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开赴赣东临川一带时，当地的反动官吏和豪绅视为救星，满城杀猪宰羊，大摆筵席。朱德先是明查暗访，然后对真匪进行围剿，对农民运动则不仅不剿，还同农会干部接头，派得力人员进行指导。仅1个多月，农民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在部队调离临川时，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又派教育团党部干事担任临川县长，留下1名党代表担任农协自卫军大队长，让自己的副官主任担任了临川县公安局长。除此外，他还留下一些学员和枪支扶助农运工作，为农运补充了新的力量。

朱德留下的种子已经发芽。

当他接到尖兵报告，赶至前面时，远远看见阻拦的民众在向他招手。接着，拿着各种武器的农军和群众涌了上来。其中，一位原留在临川的学员上前报告：中共临川县委请团长进城。赣东守备司令杨如轩等已逃至东乡和金溪一带，农军现已接管临川，欢迎南昌来的大军！

一听说杨如轩跑了，大家一片欢呼。

“进城！”朱德向部队下达命令。

部队浩浩荡荡进城。城里老少涌上街头，临川一片欢腾。

有一条横幅在众多条幅中十分醒目：

“打倒朱培德，欢迎朱德！”

朱德同临川的党组织开了碰头会，决定迅速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准备大军南下物资。朱德在会上强调，除欢迎大军以外，同时也要把工人、学生、妇女组织起来。

临川市档案馆的一份现存材料记录了当时状况：

6日，起义军陆续到达抚州，全城各界民众集队在大



开国元帅朱德（上）

道两旁欢迎起义军进城。人人手执“欢迎起义军”、“打倒新军阀”的小旗，沿途妇女亲切地向战士送菜送水，运输队抢着替战士们背行李，挑弹药，十分亲热……

7日，中共临川县委在“美以美会”召开临川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号召全体党员、团员和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参加武装起义以壮大我工农革命武装……后随军南征的党团员工农武装及青年学生共达400余人。

下一步是向瑞金前进。这也是原定的路线。由于第20军和第11军的士兵在南昌至临川途中大量逃亡，部队需要继续整顿，所以留两军在临川稍作停留，同时也等一等后续部队，原担任先遣部队的第9军先行出发。

朱德在出发前抽空找临川县委了解了杨如轩等部的情况。就在朱德给杨如轩送信不久，县委也通过关系同杨谈判。但杨如轩“犹豫多日，降战未定，迟至起义军将抵抚州时，才仓皇出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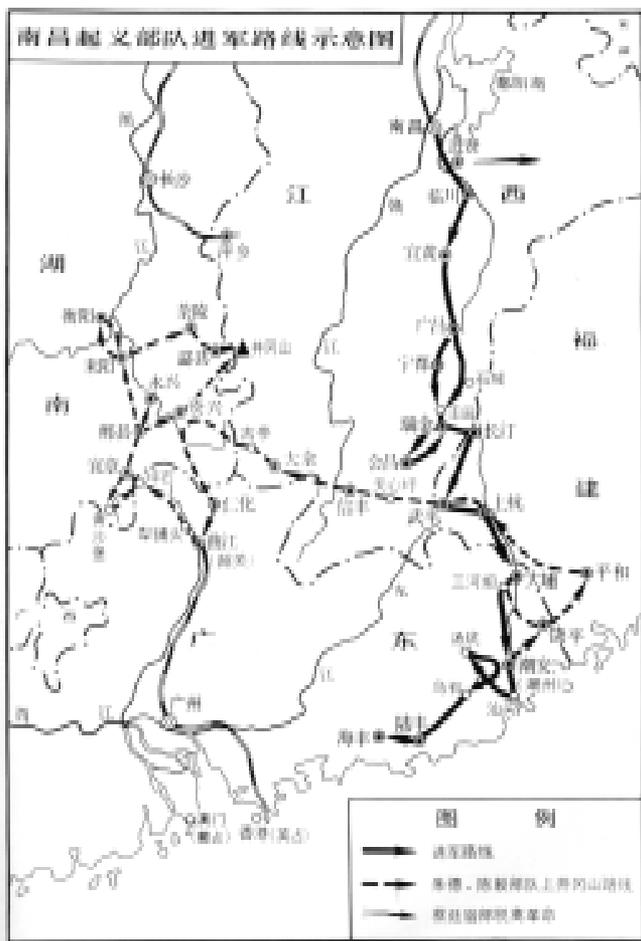
好在杨如轩率部让开抚州，不然难免一战。

想起往日之谊和现实的不同选择，朱德不禁感慨万千。

两日到宜黄，城里大部分民众逃遁，未遇敌军。只是在广昌来了一个人，此人叫陈毅。原在中央军政学校政治分校担任党委书记，虽未赶上南昌起义，但一路追至宜



开国元帅朱德（上）



南昌起义部队进军路线示意图



开国元帅朱德（上）

黄。周恩来分配他在第73团担任指导员。这个团属于周士第、李硕勋领导的第25师，该师后来归第九军军长朱德指挥。朱陈两人后来成为一对很默契的搭档。这也是后话。

宜黄如是，广昌也差不多。此时，起义军前卫已走出南昌500里。尽管蔡廷锴脱离起义军，带走四分之一部队，加之部队一路逃亡，损失部队共计三分之一强，但是，起义军在这段行程还算顺利。

朱德继续带前卫部队赶赴瑞金。瑞金是起义军入粤途经的重要城镇。这时候，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广东当时是李济深的地盘，就在红色风暴向广东刮来之时，李济深已调集左路军总指挥钱大钧9000余人和右路军总指挥黄琪翔9000余人，设置了一条防线。

首先，入江西境内的是钱大钧部。他的部队占领了瑞金，并在瑞金北面50里的壬田建立桥头堡，摆出了决战架势。

8月18日一早，朱德部前卫尖兵同敌人接火。

朱德在一个土坎边观察壬田之敌。从枪声和子弹飞来的方向，朱德马上判定这不是地方部队，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他发现敌人已筑好了完整的工事。

“你带人从中路穿过去，占领东西那块高地。”朱德命令参谋长冉国平：“要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把道路打



开国元帅朱德（上）

开。”

说罢，朱德便趴在沟坎上，用马枪向敌射击。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个没有部队的司令。司令没有部队，只有自己亲自上阵。

这面枪声一响，敌军也判定了对方的实力，攻势也随而加剧。

“通知后续部队快赶上来。告诉冉参谋长一定要顶住，不能丢掉那片高地。”朱德边打边下达命令。

据参加这次战斗的刘九锋回忆：

“到壬田市，前卫部队同钱大钧的一个团发生遭遇战。朱德同志亲自指挥参加战斗，直向敌射击。他使用两支马枪，更换射击敌人。参谋长冉国平也用驳壳枪射击敌人，不幸被流弹击中，冉国平还是不肯下火线，继续战斗……”

很快，高地上报来冉国平牺牲的消息。朱德的枪声停了一下，但很快又响起来，而且一声比一声紧。朱德没有说话。冉国平原是军官教育团的教官，有很强的指挥才能。他还兼任南昌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为起义和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起义近20天，纵横500里，他一直在朱德左右，为全军开路立下了头功。他的牺牲使朱德失去一名爱将。



开国元帅朱德（上）

高地上的枪声渐渐减弱，敌人趁机冲出来。

朱德旁边的一位军官大喊：“弟兄们！冲啊！”

敌人被压回去，但很快又反冲出来。阵地上出现了拉锯战。

战斗从上午打到中午。气温也同白热化的战斗一样，火一样地烤人，饥饿和干渴向人们袭来。朱德还是趴在那里，两支枪交替射击着，旁边的弹壳已堆成了一个小堆。朱德带着一连人狙击着敌人一个团的兵力。

中午时分，贺龙的第20军赶到。与此同时，敌人也先后将3个团投入战斗。

据《周逸群报告》称：壬田之战，虽初次接敌，但敌军不同一般：“18日下午与敌接触，敌虽兵力两团，而训练颇好。敌能顽强抵抗，至次晨始退却。是役，11军到的太迟，20军几乎被击破，叶挺与我同时到达壬田市，而战事已告结束。我军第3团团团长阵亡，第4团团团长受伤（到上杭后才死）……”

壬田之战，敌人被打退。但我军伤亡不少。两个阵亡团长中，其中有一名是贺龙的族弟贺文选。

战斗结束，朱德没有停息，他带领部队追敌至瑞金城外。第11军赶到，敌人退出城，撤向会昌。至此，靠近福建的赣东重镇瑞金被起义军占领。



开国元帅朱德（上）

打垮了钱大钧

朱德率领的第9军攻克瑞金，得到了很好的补充。除了生活有了改善之外，还获得了白糖、布匹和药品等急需。不过，给前委的各级指挥员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从敌人遗留的文件中获得的信息。

起义军的目的地仍然是潮汕。但从敌人的文件中证实了李济深和朱培德、张发奎的部署，有大批敌军聚在会昌（钱大钧和黄琪翔两部共计18个团）。据李立三报告中的记叙：获此情况后，遂制订计划：“先破会昌之敌人，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的后方……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而取东江。”

前委对攻打会昌的整个部署是：以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第25两个师为主力，经洛口向西北之敌进攻。朱德指挥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和第6团向会昌东北方向助攻。贺龙率领第20军的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兵瑞金附近，策应支援各方。



开国元帅朱德（上）

会昌城东北是一片绵亘不绝的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敌人派有重兵扼守这一带山头。朱德根据地形，命令第6团从绵水河边向西约2000米宽的正面展开，右侧是教导团的阵地，中间有一座古塔作为两个团阵地的分界线。

30日早晨，朱德亲自到古塔左边一个高地上观察敌情。这时晨雾已散，红日高升，山下的景物清晰可辨。朱德透过望远镜发现敌人阵地上人来人往，好像正在集合。他低头看了看表，总攻的时间已到，便回头对第6团团长傅维钰说：“这么好的目标，为什么不打呀？！”

“哒哒哒……”几挺重机枪同时向敌人的阵地扫去，会昌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敌人显然也是有准备了，这边的枪声一响，便以猛烈的火力开始还击，并且调其他阵地上的敌人也向第6团阵地压过来。战斗打得极为惨烈，阵地上到处是爆炸的烟尘。第6团虽然组建还不到两个月，但战士们个个英勇顽强的战斗，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又过去了……会昌西北方向总也听不见进攻的枪声。那里是叶挺指挥的主攻部队呀，怎么不见动静呢？（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有一支部队走错了路，没有按时赶到，贻误了进攻的时间）朱德开



开国元帅朱德（上）

始有些焦急。但旋即又想，能把敌人都吸引到这边来，减轻其他阵地的压力，也是好事。都是起义军嘛，应该以大局为重。他鼓励战士们说：“我们这边吃力些，把敌人背到身上，右纵队那边就好办了！”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更加疯狂了。他们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交替前进，越来越逼近第6团的阵地。傅维钰团长很担心朱德同志的安全，便跑过来说：“朱军长，敌人眼看就冲过来了，请你转移一下吧。”

朱德同志袖子一卷，不慌不忙地说：“没什么，来了就打。在这种时候，指挥员的沉着冷静最重要！”说完，他弯腰拾起一支步枪，“哗”地一声把子弹推上膛，和战士们卧在一起，对准敌人射击起来。

朱军长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战斗行动，给了战士们极大的鼓舞。“朱军长也在这里战斗嘛，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战士们的心稳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通讯员接二连三地跑来报告：“师参谋处长袁仲贤同志负伤！”“师军需主任、蒋作舟同志牺牲！”“师经理处长郭德昭同志在教导团阵地上阵亡！”……

朱军长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听着这些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大声地命令通讯员们说：“不要再报



开国元帅朱德（上）

告了，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坚决把敌人打下去！”说罢，他呼地站起来，高举步枪，大声呼喊：“冲啊！同志们！”

顿时，整个阵地都沸腾起来了。战士们从地上跃起来，像一阵旋风似地向敌人扑了过去。敌人吓懵了，立刻掉头向后方狼狈逃窜。

第6团的阵地暂算稳下来了。可是右邻教导团阵地上的枪声正紧。朱德同志不放心，便对傅维钰团长说：“你们钉在这里，无论如何要顶住，决不能后退一步。我到教导团那边去看看！”

教导团阵地上，情况也相当糟。由于敌人的火力很猛，部队的伤亡很大，全团仍在坚持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朱德同志冒着弹雨到来了。战士们一看见朱军长，身上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有很多战士重新回到阵地上去同敌人战斗，也有很多轻伤员撕掉救急包重新拿起了武器。这时候，只见朱军长纵身跳进战壕里，大声鼓励战士们说：“同志们，不要怕，叶挺军长那边已经打响了，敌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包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

说话间，战士们听见会昌西北方向果然已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说明叶挺指挥的第24师、第25师也已投入了战斗。寨砦方向的枪声也很密，这说明第75团和第73



开国元帅朱德（上）

团也已向敌人展开了攻击。战士们意识到，这是全面的总攻开始了。于是群情激愤，一个个像小老虎似地向敌人压了过去。

敌人终于不支，全线崩溃了。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不得不率残部仓惶地向南逃去。

打垮了钱大钧，起义军又继续前进了。



开国元帅朱德（上）

血战三河坝

起义军占领会昌后，追敌至筠门岭，1927年9月3日折返瑞金县城，稍作休整。经过1个月的艰苦转战，起义军减员近1万人。

在这重要的时刻，中共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起义军分兵南进，以朱德所率的第25师进守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以起义军主力夺取广东省潮州、汕头两市，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

9月10日，起义军由瑞金抵达福建省长汀县城，朱德仍担负艰巨的先遣任务，提前赶到了长汀。他颇有远见卓识，事先主动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罗化成等取得了联系，及早安排了起义军进城后的宿营、粮秣等事宜，并找该县福音医院卫生部副部长，要求医院接收一批起义军伤病员。起义军主力开进长汀县城当天，全县人民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身患重病的第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以及前不久在会昌战役中负重伤的第20军第3师第6团第1营营长陈赓等300多名起义军伤病员，一一被妥善安排



开国元帅朱德（上）

住在福音医院。那时候，县城的小医院里护理人员是很少的。朱德立即动员了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给伤病员洗伤口、上药、喂水喂饭。9月19日，朱德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的计划，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一部，经福建省上



三河坝战斗时朱德指挥部所在地田氏宗祠



开国元帅朱德（上）

杭，进守广东省埔县三河坝，准备对付从梅县向起义军主力进攻之敌。

三河坝位于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其中心点是汇城。在起义军到江城之前，中共广东省大埔县委已拨200多支枪，武装了当地农民自卫队，当地群众积极出人筹物支援起义军，还经常派人穿着便衣到梅县、松口一带协助起义军侦察敌情。9月下旬的一天，从松口返回汇城的侦察员报告说，在会昌遭起义军痛击的敌军钱大钧部，又纠集两个师近2万兵力，企图进犯三河坝。

朱德得悉后，立刻赶到韩江边仔细观察地形，随后马上在河滩上的一片矮树林里，召集起义军官兵，进行扼守三河坝，保障起义军主力南进的战斗动员。他指出，如果我们坚守汇城，将会形成背水作战的局面，这是用兵之大忌；不如东渡韩江到东文部，先占领笔支尾山、龙虎坑、石子、大麻、连坑一带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做好充分准备，打有准备之主动仗，痛击来犯之敌。会后，他连夜率部东渡韩江，首先占据与汇城隔江相望的笔支尾山，在这主阵地上抓紧构筑工事，并把江面上所有的船只动员集中到韩江东岸，同时派出侦察员严密监视敌人动向。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进占汇城后，不敢贸然渡江，便在韩江西岸的旧寨、南门坪一带挖战壕，以断墙残壁为掩



开国元帅朱德（上）

体架起了几十挺机枪，与起义军隔江对峙。10月2日，敌军从松口抢来七艘民船，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强渡韩江。朱德率领起义军官兵沉着隐蔽地坚守在笔支尾山主阵地的战壕里，严密注视着朝东岸迫进的敌船。当敌船快靠岸时，他一声令下：“打！”。霎时，子弹像一阵巨风卷向敌船，船上敌人被打得倒在船舱里，掉落在韩江中。三艘敌船当即被子弹击漏下沉，其他四艘敌船空舟无人，随激流顺江漂去。敌人的第一次强渡被打退了。晚上，敌人又调集了二三十艘船发动了第二次强渡。当敌船靠岸、敌人步入沙滩之际，朱德即指挥起义军战士冲杀上去，与敌人进行拼杀搏斗，将300多个敌人全部歼灭。

10月3日早晨，江面浓雾弥漫，朱德到滩头阵地仔细观察了天象和地形，果断下令起义军立即撤出近滩头阵地，退守山地，准备迎击敌人。不久，敌人果然凭借江面弥漫的大雾，开始发起第三次强渡。

由于江面上能见度差，待起义军发觉来袭之敌时，有些敌船已停靠东岸，越过沙滩，正朝守卫在笔支尾山的起义军迫进。朱德沉着地指挥着起义军官兵，一面集中火力反击向笔支尾山进攻的敌人，一面组织部分起义军战士抄侧路迅速隐蔽在山脚下，用火封锁江面，阻击正在强渡的敌人。



开国元帅朱德（上）

战斗越来越激烈，从黎明一直战斗到黄昏，笔支尾山主阵地仍在我手中，敌人已死伤1000余人。这时，起义军也伤亡很大，战士都已经相当疲惫，子弹也快打光了，而且同远在汤坑与敌作战的起义军主力部队又失掉了联系。

在敌众我寡、孤军作战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后，六日清晨，朱德率部撤离笔支尾山主阵地，退出三河坝，南下接应在潮州汕头地区与敌作战的起义军主力部队。

当部队抵达饶平县城附近时，与从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起义军主力部队200来人相遇，方知起义军主力部队9月28日在汤坑县东南的白石与敌李济深之东路军遭遇，激战三天后起义军主力余部，在流沙（今普宁）同由汕头撤退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流沙县西南的葵泽附近，又被敌军截为两段，队伍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负责人分散转移。这时，起义军主力部队只剩下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后，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队伍。



开国元帅朱德（上）

“要革命的跟我走”

起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态势下，英勇顽强战斗了两个多月。由三河坝和潮汕地区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在饶平县城附近会合后，已不足2000人。部队往何处去？要不要坚持斗争？怎样坚持斗争？朱德与陈毅等起义军领导人反复思考并进行了研究。

1927年10月7日在广东省饶平县茂芝召开了起义军干部会议。经过全面分析研究，决定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尽全力保存这支部队，将这支部队向东北方向沿深山老林穿插出去，沿闽粤赣边境隐蔽前进，找个立足点。同时，还派出起义军1500人由朱德率领，由当地党组织派人引路，艰苦转战，先后经广东省的大埔、蕉岭，以及福建省的峰市，于10月16日抵达福建省武平县。

朱德指挥所部与当地钟绍奎土匪部队交锋，接着又击退尾追之敌钱大钧一个师，然后，北部从武平向西北方向转移。当起义军到达地形险峻的石迳岭时，又遭敌阻击。这时候，朱德义无反顾，机敏沉着，率领警卫人员等攀



开国元帅朱德（上）

登悬崖,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又一次击溃了阻击的敌人。随即,指挥起义军通过隘口,进入赣南山区隐蔽疾进,竭力摆脱敌人的追击。但是不久,起义军西进的行动又被敌人发觉,敌第18师调头追上来。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到处都是敌人,起义军该怎么办?往哪里去?一时干部、战士的思想很混乱,感到革命前途渺茫。许多人悲观失望了,离队的也越来越多,建制也松散了。

朱德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部队,仍坚定革命必胜信念,下定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一定坚持斗争的决心,不论部队面临多大的困难,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每天照常行军。但一路上人越走越少。

10月下旬的赣南已是深秋,山区更是冷气袭人。此时,起义军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的单军服,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军服早已破烂不堪,鞋也被穿透了底。要打草鞋,一无麻,二无时间,有的人只好光着脚行军。晚上露营,干部战士只好弄把树叶垫在身子底下,抱着枪背靠背挤在一棵棵树下,相互暖和着身子过夜。有时朱德也挤在战士中间,在大树底下露宿。一路上,起义军官兵拉痢疾、发疟疾的日渐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伤病员掉



开国元帅朱德（上）

队不少。当这支部队到达安远县时，只剩下不到900人，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幸存的只剩第73团指导员陈毅了。

在部队前途渺茫的关键时刻，朱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迎难而上。他率部抵达安远县天心圩后，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这天，天空晴朗，是起义军南下以来难得遇上的好天气。等大家在一块草坪下盘腿坐下后，朱德以和蔼、慈祥、沉着的神态，满怀信心地向到会干部说出了一番一字千钧、力挽狂澜、发自肺腑的话，他说：“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必要跟大家讲清楚。大家知道，中国的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革命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

停了停，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如果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出，也可以回家，不勉强，走后愿意回来的，也拍手欢迎。只要有十支八条枪，我是还要坚持革命下去！即使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革命的人总会越来越多！”

起义军听了朱德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讲话后，对革命前途逐渐有了信心，但今后怎样革命斗争？都在默默深思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27年10月，朱德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
图为天心圩

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元帅卷之一

着。沉闷了一阵儿，会场里有人低声发问：“今后我们怎么干法？”朱德又耐心向大家解释说：“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赣南、湘南这一带大革命时期



开国元帅朱德（上）

农民运动搞得好，只要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我们的队伍就能发展！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坚定信念，共渡难关，并宣布了革命纪律。经过这次干部大会，起义军官兵思想混乱状态有了好转，士气也逐渐高了。

会后，朱德、陈毅率领这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生活极度困难的考验，而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从赣南崇山峻岭向湘南艰苦地行进着。

从南昌起义南下，历经4个月，行军千里，艰苦转战闽粤赣，起义军就像一炉熔炼中的矿砂，在革命熔炉中经受了千锤百炼。各种泥沙杂质被淘汰了，每个起义军官兵都受到了一次最严峻的政治考验。1927年10月底，起义军到达赣南大余县时，虽然只剩下不到900人，但这却是革命队伍的精华骨干。

朱德在回忆艰苦转战闽粤赣这段烽火岁月的情景时，颇有感触地说：“我们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剩下不到900人，衣服又破烂，身上又脏，人人饿得心发慌，可是个个顽强战斗，都是钢铁汉、硬骨头，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说：“原来想，有两百人能同生共存，就能胜利。现在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决不可能消灭我们！相反，只要我们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打败



开国元帅朱德（上）

强大的反动派！’这豪言壮语，早已成为现实。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但在当时极大鼓舞着广大起义军官兵战胜艰难险阻，而且一直激励着革命后代为振兴中华、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斗，不断前进！



开国元帅朱德（上）

重整旗鼓

1927年11月初，朱德、陈毅等领导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部队，在赣南大余县进行整编。他俩分工合作，相得益彰。陈毅主持整顿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团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把起义部队整编为1个纵队，下分3个支队，支队以下是大队。全纵队还成立了1个机炮大队和1个特务大队。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番号，朱德化名为王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兼党代表，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大余整编后，官兵思想情绪日趋稳定。

寒冬之际，枪炮声突然又起，但不是敌我之战。张发奎、李济深、黄绍竑打起来了，粤、桂、湘军阀都卷入这场军阀混战之中，无暇追击起义部队了。

朱德在天心圩所作的军阀之间必然要相互争斗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从而也更加坚定了起义部队官兵跟随朱德打游击的决心。11月上旬，朱德乘此机会，率部开赴



开国元帅朱德（上）

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赣南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一面开展游击战，一面对部队进行军政整训，以更好地实现部队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把立脚点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伟大战略转变。在军政训练中，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天天上。

朱德在给大家上军事课时，提出现在作战环境变了，是在山区和农村同强大敌人作战，应从打大仗转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为打有把握之仗，没有把握取胜的仗不打。在战斗队形方面，他提出应由正规战常采用的一字散兵线形，改为适宜游击战采用的“人”字散兵线或孤形散兵线，构成交叉火网，以有效地发挥火力。在军政整训期间，他还实行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兵活动，帮助群众冬耕冬种，组织宣传群众，打土豪、分财物，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枪支弹药，武装当地农民赤卫队。这样，不仅部分解决起义军的给养，而且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使部队暂时有了立脚之地。从南下以来，第一次获得比较稳定的环境，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进行军政整训期间，在赣南上犹县，与从井冈山下来、曾在遂川县大汾遭敌袭击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取得了联系，并帮助这个营进行军政整训。朱德通过该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详细了解了情况，



开国元帅朱德（上）

得知毛泽东所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在10月上了井冈山。于是，立即派原在南昌起义部队第25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从湖南省资兴经茶陵到宁冈，见到了胞兄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及其所部情况。毛泽东很高兴，立即派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下井冈山找朱德联系。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解决部队给养，渡过难关，重整旗鼓，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商量后，将革命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决定利用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与蒋粤军阀的矛盾，在保持我军政治上的独立和原建制不变，对我军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不干涉的前提下，与范部建立反蒋统一战线。于是，朱德便给范写信，动员他一起反蒋。

范石生和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学，曾经有过深厚的友谊，后来又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都是当年滇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范任国民革命军军长，驻防广东省韶关和湖南省汝城一带，周恩来曾委托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云南共产党员王德三，派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去第16军组建政治部，并建立了党组织。以后，我党同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27年8月 蒋介石曾任命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 令他堵截南昌起义南下部队 但范一直按兵不动。10月 范石生又得悉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潮汕失利 十分关切这支部队的动向。正好这时收到朱德的信 便立即密派共产党员韦伯翠 到崇义县上堡找到了朱德 转达了范很愿意与朱德接触和谈判的意向。

11月20日 朱德率学生队五六十人去湖南省汝城同范石生谈判。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 在一座祠堂里住宿 半夜突然被当地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匪兵冲进祠堂 朱德沉着地指挥大家突围。当时他的衣着和大家一样 十分破旧 满腮留着黑胡子 匪兵在夜间分不清谁是官。朱德急中生智 随手拿起伙夫的围裙系在腰间就往外冲 几个匪兵忙冲过来堵住他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是伙夫头。”匪兵接着又问：“你们的司令住在哪里？”朱德故意指着后面的空房子说：“就住院那边！”匪兵仔细看了看朱德 信以为真 便急匆匆往后屋去。由于祠堂门口有许多匪兵把守 朱德便趁机迅速折回厨房 敏捷地从后窗跳出 脱离了险境。突围的学生队发现朱德不在 以为被土匪抓走 当即向土匪反击。土匪摸不清底细 四处慌忙逃窜。在追击土匪中 学生队与朱德会合。这时 天已麻麻亮 朱德便又率学生队



开国元帅朱德（上）

赶往汝城县城。

朱德到了汝城县城后，先和范部第47师师长曾日唯进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协议：朱德所部一切行动听共产党调动；补充给起义军部队的物资由朱德支配；起义部队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朱德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朱德化名王楷，任第16军总参议、第47副师长兼第140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特地赴汝城县城，在城外储能小学的教室里，召开了尉级以下军官会议，介绍与会军官同朱德见面，并要求其全体军官遵守协议，遵从朱德总参议的指挥。会后，迅速供应朱德所部一批现款、弹药、冬衣、被服等物资。不久，通过会谈又达成协议，将井冈山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1团，由长子清任团长。1927年秋由汝城、宜章起义农民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共200余人，通过范部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介绍，与朱德取得联系，将其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特务营，原第1团团长江何举成任特务营长。他们都先后得到范部所提供的军需给养。朱德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下属的第140团、第141团和特务营这三支革命武装力量的行动，成立了中共第16



开国元帅朱德（上）

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

朱德的这一步棋走得很关键，不仅保存了力量，队伍也较前强大了。

1927年12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由资兴南下。抵达粤北仁化县境后，和中共广东省江北特委秘密取得了联系。不久，他被任命为江北特委委员。此后，便一面积极配合当地中共党组织，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有一天，他率部抵达仁化县董坊区宿营，一放下行装便积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他了解到此地有几个地主民愤极大，便支持当地农民赤卫队镇压了他们，还收缴了当地民团的枪支弹药，用来武装农民赤卫队。在朱德的指导和推动下，这个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

12月中旬，朱德按党中央来信，指示他立即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12月19日，他率部到达韶关，与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余人相遇。始知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13日失败。朱德把这200余人编入部队建制后，即率部转移到广东韶关县城西北15公里的犁铺头镇进行休整。

在休整中，重点培训基层干部。他举办了一次为其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一周有100多人参加的教导队，亲自编写军事教材，并给学员讲课。学习的重点是游击战战术的特点，特别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要求每个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集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决不盲动。在战斗动作上，他反复强调每个士兵要熟练手中武器，灵活掌握战机，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没有把握打中敌人不开枪。

在讲解战略战术中，他总是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人少枪少，千万不能和敌人硬拼，要善于识别和抓住敌人的弱点，避实击虚。有时他还亲自带学员进行野外演习，教学员如何结合地形地物进行战斗队形变换。教导队学员结业后，被分派到各连当教员，带动全团开展军事训练。不到一个月，全团人员游击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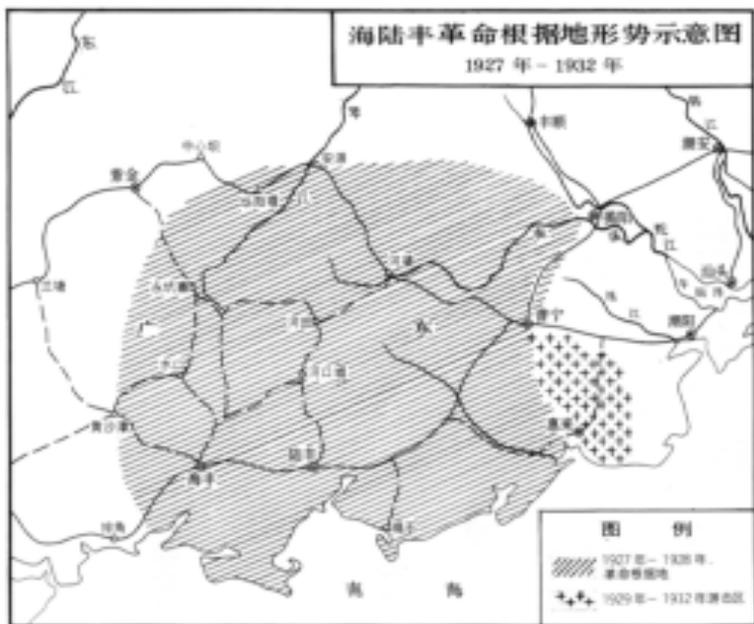
一天，朱德正在同湘南、乐昌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代表聚精会神地研究进军湘南的计划，从井冈山下来专门找朱德联络的何长工来到犁铺头。他是通过与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到了韶关，在韶关澡塘洗澡时，从第16军军官谈话中听到南昌起义部队下落的，第二天一大早，何长工赶路找到第140团团部。

朱德见何长工，高兴地说：“这下子太好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先进取湘南再上井冈山的计划呢！”接着，他便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所率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斗争的



开国元帅朱德（上）

情况,并具体地介绍了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还转告何长工,从井冈山打散下来由张子清、伍中豪所率的第3营,也暂用第16军第141团的番号,补充了军饷和弹药,已先行脱离范部由茶陵返井冈山。朱德与何长工亲切交谈了一个通宵,意犹未尽,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第二天,何长工临行前,朱德给他一些银元作路费,并一再叮嘱道:“请赶快返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开国元帅朱德（上）

划湘南起义，重整旗鼓后，马上奔向井冈山。”

朱德所率领的这支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的名义作掩护，进行着湘南起义的各项准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在查追南昌起义部队下落中，发觉朱德所率的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密令范石生要解决这支革命武装，并逮捕朱德。但是，范石生不忘与朱德的旧谊，秘密通知朱德及早撤离。

这时，朱德也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要他忙率部到广东省东江地区海丰、陆丰县境和广州起义军余部会合。于是，朱德立即派人送信给驻防在广东省乐昌县境的第16军特务营营长何举成，要他火速撤离。由于何举成行动慢了一步，该营被敌缴械，何举成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同时，朱德在积极筹划撤离的同时，给范石生写信，希望他革命到底。范石生火速给朱德回信说，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不要走大路，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并赠送朱德几万银元作军饷。

1928年元旦刚过。朱德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撤离犁铺头先北上，准备折向东江地区。一天，在行军中，正下着大雨，朱德得知附近有敌方一个军火仓库，便下令紧急集合，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命令砍倒沿路电线杆，割断电话线，派人奇袭敌军火仓库。



开国元帅朱德（上）

战斗不到1个小时 缴获10多担子弹。然后率部向仁化疾进。部队抵达仁化县鸡笼附近 发现国民党军第33军军长方鼎英部正沿着浈江开往南雄 堵住去路 朱德全面分析敌方情况后 果断决定率部折回北进 按照他已设想过的计划 去湘南找一块地方 建立革命根据地 然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



开国元帅朱德（上）

智取宜章

朱德率部队正向湘南行进中，朱德想起前不久在犁铺头整训时，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带着胡少海曾前来秘密联系，准备在宜章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暴动，于是率部先到宜章县莽山洞，部队安排宿营后，朱德立即与中共湘南特委和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在听了县委书记胡世俭的情况介绍后，朱德提出了智取方案，即利用胡少海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出面活动。

胡少海家是宜章县有名的大地主，父兄都是地主豪绅，而他很早就背叛了地主家庭，投身于革命。北伐时他曾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任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入粤北、湘南边境，同当地工农革命武装和宜章县暂时分散秘密活动的共产党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毛文科等取得联系，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朱德的方案，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副团长和团长王楷（即朱德的化名）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宜章县县长杨孝斌，说奉命要率部开



开国元帅朱德（上）

进宜章县城驻防，维护地方安全。伪县长接到信很高兴，立即给胡少海回信，欢迎胡团副回老家驻防。



1928年，朱德、陈毅在宜章城关小学组织指挥了湘南暴动

1928年1月11日，胡少海率两个连先行开进宜章县城，当地官吏豪绅在杨孝斌率领下夹道欢迎。当晚，朱德率主力浩浩荡荡开往宜章，驻扎在宜章县城附近一个山坳上。次日，胡少海按原计划，发出请帖，在县咨询局摆下酒席，宴请“桑梓父老”，拟“共议剿匪灭共，保护乡里之大计”。伪县长杨孝斌、黄得珍和豪绅要员共20多人欣然赴宴。这时，李广洪率领中共宜章地下县委、部分农民武装



开国元帅朱德（上）

骨干，化装成商客、小贩，先行进了县城，朱德随即率部悄悄地包围了伪县政府和反动团防局所在地“养正书院”，并在城里各个要道路口布置了岗哨。

在宴会上，待酒至数巡，胡少海起身把酒杯一摔，掏出驳壳枪，纵身站在门口，啪！啪！啪！朝门外放了三枪，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突然冲进宴会厅，每人都把枪口对准一个官吏、豪绅。这时候，胡少海厉声对赴宴的豪绅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反动家伙，摧残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人民的罪人，我现在代表人民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说完，战士们马上把这些官吏、豪绅关押在一间房子里。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听得宴会厅发出的三声枪响，朱德率部亮出预先准备好、绣有斧头镰刀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番号的大红旗，分头冲杀上去，立时缴了团防局的枪，砸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把缴获的粮食、衣物、食品分给当地穷苦群众。

1月13日上午，天空晴朗，宜章县沸腾了。在宜章县城西门外广场上，召开五六千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公审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到会群众和战士们情绪激昂，个个拍手称快。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高兴地说：“同志们！农友们！



开国元帅朱德（上）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打天下的工农革命军队。我们支持大家组织起来闹革命，工农只有自己掌握武装，彻底打倒反动派，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翻身得解放！”会后，朱德立刻会见宜章县和从 石、赤石、笆篱堡等地赶来的中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研究部署全县各区、乡抓紧建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智取宜章后，朱德所部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开国元帅朱德（上）

点燃湘南起义烈火

1928年2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赞同朱德策动湘南起义的计划,认为朱德已抵湘南,打开了局面,不必回广东省东江地区。决定传来后,更加坚定了朱德在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整旗鼓大战湘南的信心和决心。坪石大捷后,朱德率部重占宜章县城,把缴获的武器配发给宜章农军,并将宜章农军扩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在宜章起义和坪石大捷的影响下,湘南各地工农群众纷纷武装起义。为支援湘南各县正在蓬勃发展着的工农武装起义,朱德率部挥师北上,开往湘南重镇郴州。

湘南大地上一片绿野,春风迎面吹拂。2月3日,工农革命军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迅速到达郴州县良田。朱德通过当地党组织,很快摸清了敌情。原来郴州县城南面门户大福桥的敌军,是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何键部下属的六个连,士兵大多是学生和穷人子弟。于是,他便提出了“打虎牵羊”、攻占郴州县城的作战方案,即对顽敌要当成



开国元帅朱德（上）



宜章县城一角

老虎狠狠打击，对那些学生兵要立足争取教育，对待不同的敌人要区别对待，软硬兼施。

次日，朱德在中共郴州县委和郴州农军的紧密配合下，率部迫近大福桥，守敌一触即溃，敌团长被击毙，守敌六个连的官兵大部分被俘，经过政策宣传，耐心说服教育，大多数被俘人员自愿参加了工农革命军。郴州县城守敌五个连纷纷逃窜。朱德率部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郴州



开国元帅朱德（上）

县城。他随即帮助恢复中共郴州县委，并成立郴州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工会、县农会、县女子联合会，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插标分田地”斗争。全县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这两支地方工农武装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师，由邓允庭任师长。

随着湘南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工农革命军也不断巩固和发展，至此已发展为三个师。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朱德为了不失时机夺取主动，率主力部队从郴州出发，继续挥师北上，直取耒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当地党组织和农军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攻克湘南的永兴、资兴两县。由于中国工农革命军节节胜利，声威远震，湘南人民兴高采烈，土豪劣绅惊恐不安，工农革命军还未攻打耒阳县城，城里的土豪劣绅便纷纷逃至衡阳，反动的挨户团和民防团也逃的逃，散的散。

2月16日，朱德率主力一举攻克耒阳县城。这天，正是正月初七，春节刚过几天，城里城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比春节还热闹，人民群众成群结队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进城。

入城后，在城皇庙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大会上激动地说：“蒋介石、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正在进行军阀



开国元帅朱德（上）

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争地盘，难分难解时，我们发动湘南起义，重整旗鼓，发展工农革命武装。现在，宜章、郴州、永兴、资兴四个县农民武装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耒阳农民武装起义也胜利了！”说到这里，会场一片欢腾，群众高兴得跳了起来。会后，便分兵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插标分田”，恢复农会组织，并帮助全县18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将耒阳县原来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游击小队集中起来，增配一些武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邝任师长。

在不长的时间里，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连续歼敌克城，革命群众运动的风暴骤起，威震敌胆。不久，宁汉战争结束，时刻不忘反共的蒋介石急忙电令桂系军阀转兵湘南，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桂系第19军李宜煊师接蒋介石电令后，火速沿衡（阳）郴（州）公路直扑耒阳。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决定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实力，布下“空城计”。

2月26日，朱德率部暂时撤出耒阳县城，分散隐蔽在农村进行游击活动。3月1日，敌军李宜煊师进占耒阳城后，挨门挨户搜查，却不见工农革命军的人影，于是在第二天分兵十几路，由耒阳县反动豪绅带路，到四周农村进行烧、杀、抢。朱德指挥早已埋伏待机的工农革命军和赤



开国元帅朱德（上）

卫队员，采取夜间四面出击，白天引敌进山，各个歼敌的游击战战术，与敌周旋。

激战三天三夜，敌人损失惨重，敌师长李宜煊颓丧地说：“朱德太厉害了，我就是占住了耒阳城，孤军守城，早晚会被朱德吃掉。要它干什么，只好早撤为上计咯！”3月4日，李宜煊便率部弃城往衡阳北逃。朱德随即率部二占耒阳县城。在这个时刻，毛泽东派来接应朱德所部的伍中豪和毛泽覃，率领一个连赶到耒阳参战。朱德得知这个大喜讯，马上和陈毅赶到该连驻地。朱德一见到毛泽覃便亲切地问：“毛委员好吗！”毛泽覃高兴地回答说：“好！好！毛委员派我们下井冈山来接应你们，他要我向你们问好！向全体工农革命军战士问好！”朱德和陈毅没待毛泽覃把话说完，便异口同声地说：“谢谢毛委员！”

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中共湘南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重整雄风，大战湘南，点燃的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席卷湘南大地。起义风暴势不可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除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五县农民武装起义获得成功，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外，临近的桂阳、安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茶陵、攸县、酃县、临武、禾嘉等11个县，大部分地区或部分地区也相继举行了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和发展了农民革命



开国元帅朱德（上）

武装。

革命武装力量像雨后春笋 拔地而起 不断地巩固、发展、壮大 中国工农革命军除成立了以南昌起义部队为骨干的第1师外 还先后成立了以宜章、郴州、耒阳三县农军为骨干的第3师、第4师、第7师。3月8日 又成立了由宋乔生领导的 以湖南省常宁水口山铅矿起义工人为骨干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营 总人数由原来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不到900人 发展到近1万人。3月中旬 在永兴县还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 各县苏维埃红旗插遍湘南。



开国元帅朱德（上）

奔向井冈山

湘南起义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方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该地区的统治，震惊了湘赣两省的敌人，使蒋介石恐慌不安。1928年3月底，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相互达成暂时妥协，蒋介石乘机指使国民党军出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红色区域和中国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

这时，毛泽东派来接应朱德所部的毛泽覃、伍中豪，已和朱德、陈毅等联系上，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也已做好欢迎朱德所部上山的各项准备，所以朱德和陈毅等研究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地方革命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革命斗争外，中国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近万人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巍巍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湘赣边界的宁冈、酃县、遂州、永新四县交界处。北麓是宁冈县茅坪，南麓是酃县水口，两地相距90公里，方圆275平方公里，海拔高达1800多米。山上有茨坪、大井、小井、上井、中



开国元帅朱德（上）

井、下井等村落，虽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但地势险要，到处是高山峻岭，深山老林，周围有黄洋界、八面山、珠砂冲、桐木岭、双马石五大哨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打能藏，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根据地。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农民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工农革命武装近千人，到达永新县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同年10月，他率部高举红旗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不久，团结改造和收编了山上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农民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毛泽东十分关心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闽粤赣的情况，上山不久就指派富有经验的第1团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下井冈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后来，先后见到了朱德派上井冈山来联络的胞弟毛泽覃和在犁铺头见到朱德后返回井冈山的何长工，得知朱德急切盼望早日上井冈山，实现两军会合，心里特别高兴。3月，又得知粤桂湘三省敌人正在策划对湘南进行“协剿”，便立即派毛泽覃和伍中豪率领一个连去接应朱德所部，并亲自率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下山接应。

4月上旬，湘南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由湘



开国元帅朱德（上）

南向井冈山转移。一路由朱德率领，撤出耒阳，攻占安仁、茶陵等地上井冈山；另一路由陈毅率领，由郴州向资兴、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上井冈山。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也是分两路下山到湘南接应，一路由毛泽东率领第1团为



井冈山一角

左翼，下山后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准备接应朱德所部；另一路由何长工率领第2团为右翼，下山后向彭公庙、资兴前进，准备接应陈毅所部。

4月下旬，毛泽东所率的第1团在由桂东县沙田向汝城进发途中，击溃当地土匪何其朗部后，挥师北上，抵达



开国元帅朱德（上）

酃县 在城郊接龙桥一带阻截敌人 掩护朱德主力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何长工所率的第2团进抵滁口 与敌人遭遇，激战两天两夜后 转战到资兴 与陈毅所率的湘南农军和地方党政人员会合 经彭公庙一起回到酃县沔渡 与朱德所率的以南昌起义部队为骨干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主力胜利会合。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毛会师

1928年4月25日，朱德、陈毅率部抵达江西宁冈县砦市，住在龙江书院。4月28日，毛泽东率部经沔渡、宁冈县睦村回到砦市。朱德听说毛泽东回到砦市，就急忙出来迎接，两位我军的主要创建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毛泽东亲切地对朱德说：“上了山就好，这次桂粤湘三省敌人拼命追，也没整到你们！”朱德激动地说：“我们顺利转移，全靠你们的掩护啊！”接着两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商量成立红四军问题。

后来，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经两军干部会议讨论，确定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领的这两支革命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第10师师长由朱德兼任，第11师师长由毛泽东兼任，陈毅任教导大队长。不久，红四军所部改编为6个团，即红28团（由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红29团（由宜章起义农军编成）、红30团（由郴州起义农军编成）、红31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红32团（由井冈山



开国元帅朱德（上）

袁文才、王佐地方农军编成）红33团（由耒阳起义农军编成）取消师建制，由军部直接领导团部，全军约万余人。

5月4日，在耒市召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会。这天，晴空万里，山青水秀的耒市披上了节日盛装。在龙江西岸的河滩上，用门板搭起了主席台，周围有许多红旗，两旁放着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一清早，成千上万的人手持小红旗，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师部队也荷枪整队一队队进入会场。会场上锣鼓喧天。



宁冈耒市会师广场。它是庆祝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的会场旧址。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上午10点,大会在一片鞭炮声和军号声中开始,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致开幕词,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并宣布红四军的团以上干部名单。接着朱德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步入新的起点。今天我们参加会师庆祝大会的同志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让敌人心里难过吧!我们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准备消灭他们!现在,我们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他讲话中特别希望两支革命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最后,他还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坚决保护群众利益。他的讲话博得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随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两军胜利会师的伟大意义,分析了两军胜利会师后的光明前程,生动地讲述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同时,还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的革命韬略,使大家无限敬佩,信心倍增。最后,王尔琢和各方面代表也先后讲了话,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庆贺红四军成立!预祝红军多打胜仗,井冈山红旗传遍四方!



开国元帅朱德（上）

粉碎“进剿”

两军会师后不久，驻江西永新的国民党军第27师杨如轩发兵两路对井冈山发起“进剿”。

看来，人家是不欢迎我们这些客人呢！”

朱德把地图摆在桌上，同毛泽东等分析。

毛泽东：“最近我在想，我们东奔西跑，得不到一个休养机会，伤病员也无法解决，关键还是没有根据地。中央这次提出红色割据，这条很好。以井冈山为中段的罗霄山就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建立罗霄山中段的政权，是我们当前唯一工作和企图。我正打算代表前委向中央报告这个方案。看来他们不欢迎还不行呢！”

朱德：“敌人部署弄清了。南北摆出了夹击阵式。这支部队就是27师。”

毛泽东：“杨如轩是师长。我没弄错的话就是你那个把兄弟。你们南下时，他临川让道，上堡又借地给你练兵。可为什么这次要大动干戈？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

朱德：“亲兄弟也有断刀切襟的时候，人家还不是看



开国元帅朱德（上）

你占地盘了，成气候了，再不打，就奈何不了了。这些人啦，看样子是拉着蒋介石的尾巴断不开了。杀杀打打，这都是蒋介石拿着指挥棒在后面敲。”

朱德和毛泽东等又在看地图。“怎么打呢？”

朱德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把目光投向参谋长王尔琢。在朱毛定下这一仗后，朱德分析杨如轩的布兵弱点，兵力分散，首尾不顾，认为这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他向王尔琢谈了“歼敌一路，分兵击之”的想法。他会前请王尔琢来谈，原因是可以免除因自己思考不周，一谈出来大家碍于他的威信不好反驳。另外，他也有意把部下推到前面树立威信，王尔琢在会上谈了具体作战计划。

“行！”毛泽东支持：“这叫‘集中兵力，歼灭一路，掌握时机，分而歼之’。”

朱德微微点头。第一次合作，他便感到与毛的心灵相通，而且认识到了毛的高度概括能力。

按着毛泽东的话，朱德建议分两路出击。除镇守井冈山部队外，毛泽东带第31团到宁冈、永新的交界地七溪岭阻敌第79团；朱带一路作为主力，佯攻遂川迂回侧击第81团，然后相机夺取永新。

会后，各部受命紧急备战。

部队分头进发。朱德命令王尔琢率第28团从大陇出



开国元帅朱德（上）

发 经茨坪、黄坳佯攻遂川；命令胡少海第29团经茨坪直插黄坳。

下午时分，部队刚到黄坳镇，胡少海就指挥该团击溃一营敌军。待朱德赶到时，部队已缴获了四五十枝枪，正在兴高采烈地打扫战场。

“让部队迅速向前赶！”朱德在路边见到红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团长王尔琢，说：“要防止敌人缩回去。”

第28团穷追不舍，很快就到了遂川一个叫五斗江的地方。

“嘟！嘟！嘟嘟嘟！”

听枪声，朱德马上判断出这是敌军主力营才配备的花机关枪。

“同志们，抓住敌人主力了。”

话音刚落，前面已传来敌人溃逃的消息。原来，被胡少海部击溃的敌人残部在这里与第81团两个主力营会合，却不知第28团在后头，现在一看来的是正规部队，掉头就逃。

据粟裕回忆：当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一口气追了35公里。”

那是一次不寻常的大追击。年轻的小伙子们不甘落



开国元帅朱德（上）

后，身为军长的朱德身先士卒。早年倡导“强身救国”时，他就练就了一副好身体。现在派上了用场，几十里路追下来，脸不变色心不跳。

黄昏时分，朱德发出了停止追击的命令。他找来王尔琢，吩咐他带领部队连夜构筑工事。

次日早晨，正如朱德意料的一样，敌第81团反扑回来。

当时，正值一阵大雨过后，雾气腾腾。当敌人行至第28团新筑的工事前面时，王尔琢利用大雾组织部队迅速接敌。全团1200多人同时发起攻击，打了个把钟头，就把敌人打垮了。

朱德在山头观战，见敌人垮了下来，他又发出了追击命令。

这次追击不如昨天。主要是部队已比较疲劳。“但我们很累，敌人也疲劳啊。他们走了一夜，而路又滑，我们多少还睡了会儿觉呀。如果一口气追他60里，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事后，朱德在表扬这次部队顽强作战的同时，也指出了此役的不足。

次日中午时分，部队在永新城外的北田附近又与逃敌相遇。

双方刚刚接触，敌人火力马上密集起来。原来永新



开国元帅朱德（上）

城内的敌第80团出城救援来了。

朱德马上找来两个团的领导面授机宜。几分钟后，红军便发起了凶猛的攻击。

机枪在阵地上一字摆开，集中火力打击敌阵地，很快压制了敌方主阵地的火力。接着，手持红旗的官兵们在阵前跃起，高举刀枪镋钯的部队前赴后继，迅速杀进敌人阵地。敌阵地上的口子越撕越大，官兵们越冲越猛。敌人的士兵从未见过这般迅疾攻击的部队，很快全线败退。

当朱德先是看见敌士兵在后退，接着看见敌军官骑马而逃时，他一巴掌拍到司号员肩上；

“吹冲锋号，打进永新城去！”

这就是著名的“一打永新”。

永新，是靠近湘赣边界比较富裕的地方。朱德随部队进城，看到敌人丢下的大批军服和粮食，喜不胜收。他赶快写了一封信，然后从战利品中抓起一条烟，让交通大队赶快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龙源口，正为敌人突然撤走而纳闷，接到朱德来信，恍然大悟，遂称其为“全军首次大捷”。

红军占领永新后，成立了永新工农兵政府。第29团和第31团在永新境内分兵发动群众，第28团留在城里就地休整。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毛泽东从永新回到井冈山地区。

5月4日，在苍市按原计划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

10时，台下万人攒动，红旗招展。何长工任司仪。在军乐声中，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朱德和毛泽东都讲了话。这次讲话给这支部队的官兵留下了深深烙印。

江西的国民党军在五斗江惨败后，并不甘心。

蒋介石再度来电，令第27师和第9师各一部再度组织“剿匪”大军，又差杨如轩亲自挂帅督阵。

5月中旬，再一次的“进剿”来势果然凶猛。朱毛命令第28团撤出永新县城。杨如轩第27师师部和第79团、杨池生第9师第27团一个营占领永新城。敌人的主力近4个团。他们吸取上次教训，集中兵力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敌人来势凶猛，朱德决定将主力转向外围，待机出击。并同毛泽东商定，派第31团1营打通湘赣边界重要通道高陇。

高陇是两省交界的要塞，湘军派有重兵把守。打通此地，一则可以迷惑赣军，二则如遇不测还有一条退路。



开国元帅朱德（上）

高陇虽然得手，但第31团1营营长一民不幸中弹牺牲。悲愤之时，毛泽东从宁冈派人送来消息：赣军主力已出永新。估计杨如轩已上当，认为朱德带着主力要去湖南，根据地兵力空虚，所以才放胆进犯。毛泽东要朱德带部队折回，东袭永新，迫使龙源口敌

“打哪里才能叫他们缩回去呢？”此时，朱德手上已掌握了敌人情况：永新有敌一团一营，龙源口有敌两个团，还有两团人在半道上。哪一处是要害？朱德把目光投向陈毅。自三河坝失利以来，陈毅已成为他得力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句话帮助朱德稳定了军心；在范石生部，他建立了强有力的第16军军委；部队进驻韶关时，在教堂借宿，陈毅一口流利的法语消除了神甫的顾虑；从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陈毅一直在朱德左右，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现在，朱德想听听陈毅的考虑。

“打龙源口恐怕已来不及，打半途中的两个团，可能受到两头夹击。”

“打永新。我再来个二打永新，打他杨如轩的脑壳！”朱德脱口而出。

在高陇附近的一个坝场上，第28团的营以上干部又被召集在一起。朱德望着这些南昌起义留下来的“火种”，用浓重的川音讲道：



开国元帅朱德（上）

“我们去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壳。一个铁巴掌打下去，把他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接梯子……”

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当夜率部冒雨奔袭130里，集结在永新城外30里的澧田小镇。

第二天一早，便有交通送来消息，杨如轩的第79团出城。朱德马上赶在敌人必经之路的草市坳伏兵。

草市坳三面环山，第79团刚到就遭到一通劈头盖脸的痛击。

这一仗同痛歼许克祥部一样，敌人刚退至草市坳桥头，又遭到那里伏兵的痛击。前后夹击，只一小时激战，全



草市坳战斗旧址



开国元帅朱德（上）

歼敌第79团，团长刘安华被击毙。

正在永新城里的杨如轩突然接到报告，说红军已打到永新城，他还不相信。这时，枪声大作，他忙换上便衣，从城墙上吊下来，又被流弹击伤，狼狈逃回了吉安。

敌进击龙源口各部闻之永新已破，迅速撤退。

朱德带着4营兵力，一天两个胜仗，再次击溃敌第27师。乘胜占领了永新城，缴获多多。通称为“二打永新”。

朱德回师井冈山，毛泽东走出山门相迎。

井冈山山上山下，无不对这位军长尊敬有加。朱德不仅获得同志们的敬重，就是那位曾为兄弟又为劲敌的杨如轩也在50年后感叹：“30余年一梦空，永新附逆妄交锋。那堪旗鼓未成列，已报弹花满市中。飞将白天突兀扑，两杨无计把身容。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



开国元帅朱德（上）

打破“会剿”

1928年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五个团联合湖南国民党军五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一次“会剿”。朱德、毛泽东分析敌情，认为湘军强、赣军弱，决定避强击弱，先集中兵力打击赣军杨如轩、杨池生两部。朱德亲临前线指挥。这时，杨如轩、杨池生分别率所部向永新、宁冈边界的老七溪岭和新七溪岭进犯。朱德指挥红四军四个团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先后夺取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再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被打破了。这一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吉安、安福、遂川、雩县各一部，湘、赣边界的割据达到全盛时期。

7月上旬，湘、赣两省敌军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11个团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为粉碎敌军“会剿”，朱德和毛泽东决定：除第32团留守井冈山外，分兵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第31团在永新牵制赣敌，袭扰疲惫敌人；一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28年6月22日龙源口战斗旧址

路由朱德率第28团、29团绕到湘敌后路去进攻雩县、茶陵，调动湘敌回援，以便歼敌于运动之中，待击破湘敌后，再寻机击破赣敌。朱德率两个团于7月12日攻克雩县，本拟再攻茶陵，回返永新，但是，由原宜章农军改编的第29团士兵强烈要求回湘南，中共湖南省委也来人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打郴州，该团士兵委员会以省委指示为号召，不顾朱德的劝阻和反对，坚持要回湘南。为防止第29团回去孤军作战，第28团也同去湘南打郴州。

两个团冒着盛夏酷暑天气向郴州开进，300多里路



开国元帅朱德（上）

走了一个星期。结果，24日袭击郴州，先胜后败，只好撤出战斗。第29团又不听命令，执意攻打家乡宜章，结果被敌军击溃，大部失散，只有100多人回来，编入第28团。

朱德率第28团退到桂东县沙田。8月下旬，在这一带和毛泽东所率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后，决定从赣南重回井冈山。在返回途中，第28团团长王尔琢为追击一个叛变的营长不幸牺牲，这是红四军的又一大损失。

9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收复宁冈，逐渐恢复被湘、赣敌军在二次“会剿”时占领的根据地。

10月初，朱德出席了在宁冈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的问题，决定了边界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等五人为委员。前委之下组织军委，朱德为书记。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扁担”

1928年是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那时候，四处有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重重包围，隔三差五的，动不动就来骚扰一下。

为了保卫这块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实行高度的机动作战，行军、打仗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除了同敌人进行频繁而艰苦的斗争外，红军还要克服物质生活上的许多困难，特别是吃粮的困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圆500里（东西宽80里，南北绵延90里），按说地面也不算小了。可是这里人口总共不过数千人，年产稻谷不足万担。就这么一点点粮食，不要说供应部队吃粮、储粮，就连百姓自己糊口都颇感匮乏。可是，不储备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应付敌人较长时间的围困，确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年10月，前委作了一个决定：动员部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挑粮上山运动。

所谓挑粮上山，就是到盛产稻米的宁冈县去买粮并



开国元帅朱德（上）

把它挑到井冈山上来。往返一趟60华里，并且一路是凹凸不平的盘山小路。

这天晚饭后，朱德来到伙房，找到了司务长老秦，说：“我也来报个名，明天参加挑粮！”

老秦正在统计挑粮人数，抬头一看，是军长在说话。他琢磨着：军长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白天黑夜还要处



红四军军长朱德

理那么多军务大事，够累的了，哪能让他再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他灵机一动，便随口回答说：“不行啊，军长！我们挑粮队有条规定：40岁以上的人不收！”

朱军长“嗤”地笑了：“你别想懵我，这规定我怎么不晓得？是你刚刚想出来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



开国元帅朱德（上）

话，你老秦今年已经41岁了，是不是也不去参加挑粮？”

老秦被问住了，抓耳挠腮地答不上话来。半晌，才笑着说：“军长，我不是懵你，实在是因为你太忙、太累了。全军的担子都压在你身上，已经够呛了，哪能再增加你的负担？再说，你年纪大了，山路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挑粮的事，我看你就算了吧！”

“那怎么行？”朱军长摆了摆手，说：“我身体挺好，你不用替我担心。军事工作，我可以安排早晚时间去处理，误不了事的。挑粮上山，是前委的决定。我这个当军长的，应该带头执行，决不该有什么特殊。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和旧社会的官老爷可不同。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地位多么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中间的一分子，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当部队靠扁担挑粮吃的时候，我不能光坐着吃现成的；当战士们肩膀上压着扁担的时候，我哪能躲在一边去找清闲？官兵一致，本来就是咱们红军的光荣传统嘛！你说是不是？”

老秦认真地思索着军长所说的每一句话，心里翻滚着狂涛般的感情激流。他再也想不出任何阻止军长去挑粮的理由了，只好答应说：“那好吧，我们挑粮队接收你。不过有一条，你可不能多挑！”

“我会量力而行的。”军长转身回去了。



开国元帅朱德（上）

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队就出发了。朱德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大箩筐,走在战士们中间。不熟悉的人根本分不出谁是军长,谁是战士。

开头的一两天,挑粮进行得蛮顺利。可是到了第三天,朱德早早起了床,正准备出发,却怎么也找不到扁担了。去问警卫员,警卫员们只说没看见,却不肯卖力去找。他忖度着:这些小鬼们不想让我去挑粮,在跟我耍花招哩。他一个人默默地出门,找到了军需处处长范树德,对他说:“你想办法再给我搞一根粗一点的扁担来,写上我的名字,不然这个抄,那个拿的,到我用的时候又找不见了。”

范树德接受任务,立即带了一名勤务兵,到张家祠堂附近的一位老大娘家里,花一个铜子买来了一根毛竹。回来一劈两半,一半留作自用,一半送给军长,并用毛笔在扁担上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

朱德拿到扁担,又看了看写在上面的八个字,特意冲着几个警卫员高声说:“谁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了。”

警卫员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再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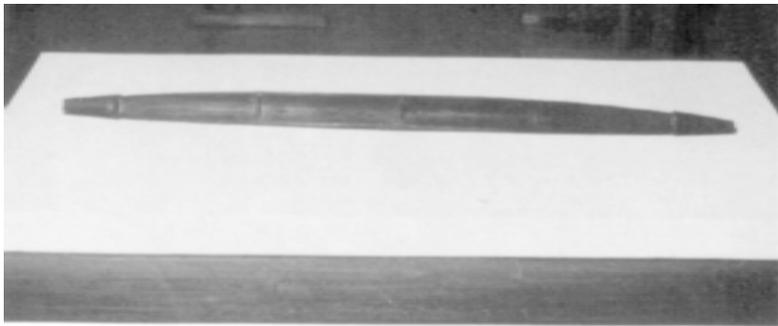
朱德的身影,又出现在挑粮队的行列里。他把一只手搭在扁担的前端,另一只手拉着身后的箩绳,不紧不



开国元帅朱德（上）

慢，从容迈步。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肩上，只当没事儿似的。有个战士问：“你瞧咱们军长，担子一到他的肩上，怎么就显得那么轻？”

“当然！”另一个战士回答说：“咱们军长从小受苦，跟咱们一样，也是吃黄连饭、喝梔子水长大的。小时



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挑粮使用过的扁担

候，他家里穷，四五岁时就上山砍柴，下田劳动，挑担、薅草、插秧、收割，什么活没干过？要论种庄稼，他可是一把好手哩！别看你、我都比他年轻好多，要比挑担子，怕都不是他的个儿哩！”

过了斜源村，又上竹窝坳。走在前面的战士们一爬上坳顶，便都放下担子，敞开怀坐下来休息。不一会儿，朱德也挑着担子上来了。他满脸淌着汗水，上衣已经湿了大半截子。战士们招呼道：“军长，走累了吧，歇一肩！”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不，不累！俗话说：不怕慢，只怕站；歇一肩，走半天。我这岁数，究竟同你们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们比不得了，还是先慢慢赶路吧！”说着，又稳稳当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井冈山地区始终流传着一支歌。这支歌，老人传给了儿子，儿子传给了孙子：

朱军长挑粮过黄洋坳，
毛委员在茨坪日夜操劳，
军民团结齐心革命，
胜利在望必定牢靠。



开国元帅朱德（上）

和天下的穷人心连心

1928年夏天，朱德带领红28团，来到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较远的碧洲村。

把部队安顿下来之后，朱德就到群众中间去调查访问。这一天，他忽然发现对面山上有烟火，便问老乡：“那是在做什么？”

群众告诉朱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把老百姓们搞得生计断绝，不少人逃难到山上，搭了个棚，在那里烧炭，靠它糊口。

第二天，朱德带着警卫员爬上了对面的高山，去看望烧炭的人家。来到一所简陋的茅棚前，朱德敲门：“有人吗？”

好久好久没有人答话。

“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啊！”朱德又说。

“啊，红军？”茅棚里有人答话了。

过了一会儿，茅棚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拄着竹杖的老人。他60开外，衣裳褴褛，两只混浊的眼睛里还闪



开国元帅朱德（上）

着怀疑的目光。

“你们真是红军？”

“没错，我们真是红军。”朱德和蔼地回答说。

“啊！……”老人刚刚感叹了一声，忽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

朱德和警卫员急忙上前去把老人搀扶起来，仔细一看，只见他脸色蜡黄蜡黄的，便问道：“老人家，你怎么啦？是病了吗？”

老人摇着头说：“不！不！我不是有病，是身上没劲呢。”说着，就在一张竹椅上坐下来，拉着朱德的手说：“红军同志，你不知道哇！国民党反动派这帮家伙狠毒得很哩！他们明抢暗夺，搞得我们家家户户像水洗过一样，揭不开锅。实在是没法子，才不得不逃到这山上来烧炭度日。这还不算，更恶毒的是他们还搞什么封锁，不许运盐。谁要买食盐，抓住就砍脑壳。你想啊，没有盐吃，身上哪来的劲儿？不瞒你说，我老头子已经6个多月没尝过盐味了……”

朱德听老人的诉说，心里很难过。他想了一下，立刻告诉警卫员：“你马上下山，到军需处去领些硝盐来。”

“这可不行，不行啊！”老人连连摆着手说：“我知道，你们红军也缺盐呢。我们当老百姓的，苦就苦点，没啥！可



开国元帅朱德（上）

你们红军要行军，要打仗啊，身上没劲怎么行？”

朱德朝警卫员摆了一下头，打发警卫员下山去了。回头又对老人说：“老人家，你放心，我们红军有盐吃。敌人不许运盐，我们自己会熬硝盐。你把老房基土和锅灶里的土弄一些来，用水泡开，而后把水滤出来，放在锅里一熬，就能熬出硝盐。这种盐，吃着有点苦，可总比没有强啊！”

警卫员的腿脚真快，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包硝盐回来了。朱军长接过盐，转手交给老人，说：“先凑合着吃吧。以后，等我们打了胜仗，弄到了盐，一定给你老人家再送一些来。”

老人手捧硝盐，激动得浑身直哆嗦，眼泪汪汪地说：“够了，够了，有这么多了，不要再送了！”

朱德站起来，向老人告别说：“我们还要出发去打仗，时间紧。等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望你老人家。”

老人满含热泪，目送朱德下了山。

几天以后，朱德的警卫员又一次来到这所茅棚，轻轻地敲响老人的门。老人又惊又喜，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警卫员顺手递过来一个大纸包，说：“老人家，朱军长派我给你送些盐来。”



开国元帅朱德（上）

老人接过这一大包食盐，感动得不行。但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反问警卫员：“这盐，是朱军长派你送来的？”

“对呀！”

“朱军长，他怎么认识我？”

“当然认识你，那一天，不是他带我一起来看你的吗？”

“哎呀，他就是朱军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让我好好看看我们穷人的大救星！”说到这里，老人深情地抚摸着那一大包食盐，嘴里还轻轻地叨念着：“朱军长，你带那么多的兵，管那么大的事，还把我一个老头子缺盐的小事挂在心上。你真是和天下穷人心连心的啊！”



开国元帅朱德（上）

鏖战大柏地

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的敌军3万多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发动了第三次“会剿”。1月4日，前委在宁冈的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讨论了第三次反“会剿”的方针和部署，决定留一部分部队坚守井冈山，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发展，以粉碎敌人的“会剿”。

1月14日，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经大汾、左安、崇义到达大庾。为了筹集粮食给养，部队在这里停了两三天。不料这时赣敌李文彬带着一个旅从南康向这里追赶过来。主力第28团由于不在附近，前委机关及少数警卫部队不得不独立对敌进行抵抗。结果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营营长李天柱负伤，连第28团的党代表何挺颖也负了重伤（后来牺牲）。幸好由于朱德的巧妙指挥，前委及其他部队才摆脱了险境。

这天晚上，朱德在南雄县乌泾附近的一个圩场上集合部队讲话。他给大家讲了我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战略



开国元帅朱德（上）

意义,号召大家要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多打胜仗,消灭敌人越多,井冈山根据地就越安全。朱德讲完话,天已经很晚了。部队就在圩场上露营,朱德也挤在战士们的身边睡了。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线图

不料刚刚进入梦乡,地方党的同志就来报告说,敌人可能要来偷袭,提醒部队要提高警惕。没过一个小时,四外果然响起了枪声。朱德接到当地党组织的报告后,立即率部秘密转移。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使部队免遭损失。朱德回忆说:“这一次,红军的命运



开国元帅朱德（上）

那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2月1日，部队刚刚来到寻邬县吉潭，突然又遭到尾追之敌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为了掩护毛委员及其他同志安全转移，朱德亲自带着警卫班勇敢地迎上去了。他们边打边撤，一个班打的只剩下三个人，终于掩护毛委员和其他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次战斗，我们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毛泽覃负了伤，朱德的爱人伍若兰也被敌人抓了去，后来壮烈牺牲在赣州城下。

部队从寻邬转移出来之后，在罗福嶂稍作休息。朱德和毛泽东商量，还是要找机会去消灭敌人。于是部队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出敌不意地一举攻克了瑞金城。

攻克瑞金，歼灭的敌人并不多，可是我们却从敌人的县党部里搞来了许多文件和报纸。这同样是很重要的战利品呢！朱德和毛泽东细心地研究了这些材料，初步掌握了敌人的意图和动向，随即决定：部队暂时撤出瑞金，立即转移到大柏地隐蔽待命！

大柏地位于瑞金县北部，是瑞金通往宁都的必经之路。从麻子坳到分水坳，有一个长约一华里的隘口，是个十分险要的所在。隘口两边一色是起伏的山岭，竹茂林密，是藏兵的好地方。2月9日（农历腊月三十日）的晚上，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率领部队悄悄地淹没在这四周的丛林里。

赣敌刘士毅部经过长途奔袭，于10日下午2时来到了大柏地。他们本想在这里休息一下，不想刚刚开始埋锅做饭，我们的一支小部队就开始向他们进攻了。刘士毅是只老狐狸，他冷静地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我军的人数并不多，以为是地方赤卫队想骚扰他们，以迟滞他们的前进。于是便命令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半步也不要停留。

敌人前进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不出半个小时，两个团已全部进入了麻子坳。这时候，朱德一声令下，四外的山岭上顿时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走在队伍后尾的刘士毅发觉中了埋伏，立即调转马头向宁冈方向逃去，扔下他的部队也不管了。

被包围的敌人发了疯，拼命地向我军阵地扑来，梦想撕开一个口子逃出去。他们把十几挺轻重机枪都调来了，集中力量向我军守卫的一个山头猛攻。树木被打着了，子弹像蝗虫一样在山头上乱飞。但红军战士们毫不动摇。他们依托简单的工事，沉着顽强地阻击敌人。面对强敌，朱德从容镇静像一尊金刚似的就站在他们的身后，用钢铁般的声音呼喊：“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回去！没有子弹，就用枪托砸，用拳头打，决不能让敌人跑掉！”

敌人攻了一阵儿，攻不动，退下去了。这时候，我军



开国元帅朱德（上）



大柏地战斗指挥所旧址

从后路包抄敌人的部队已经打过来了，四外山上的部队也一齐向坳中压下去。到了傍晚，两个团的敌人便被歼灭了，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也被我们活捉。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是向赣南进军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它彻底扭转了红军在赣南的被动局面。

1933年的夏天，毛泽东重临大柏地巡视工作。他抚今追昔，兴奋不已，挥笔写了下面这首著名的词：

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开国元帅朱德（上）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开国元帅朱德（上）

开创中央根据地

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后，抵达吉县东固，与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赣南红军第二、四团会合。在会师联欢会上，朱德讲话说：反动派天天叫打倒“朱毛”；“朱毛”打倒没有呢？现在不仅没有打倒，而且越来越多，今天你们也变成了“朱毛”了。又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果不进行武装斗争，就没有农民和工人的地位，革命也绝不会胜利。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这时得知井冈山已经失守，朱德和毛泽东决定，暂时采取变游击政策，打圈



红军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师旧址——东固螺坑沙古丘



开国元帅朱德（上）

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当赣敌李文彬部向东固迫进时,朱德已率部离去,经吉水、乐安、宁都,于3月4日占领广昌,再经石城抵达瑞金壬田。这段时间,红军总是和尾追之敌隔着一天左右的路程。

3月10日,红四军穿过武夷山,第一次进入闽西。驻防闽西重镇长汀(汀州)的福建省防军混成第2旅旅长郭凤鸣是个土匪出身的军阀,他听说红军进到长汀的四都,马上派一个团前去堵截。朱德和毛泽东决定主动迎击。13日,红军分左、中、右三路迎头痛击该敌,敌军仓惶溃逃。朱德下令:“追!不让敌人中途集结”。红军一直打到胜华山脚下的陂溪。第二天,红军向长岭寨发起总攻,歼敌2000人,击毙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敌人存在长汀城的大批武器弹药、两个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都落到了红军手中。

红军解放长汀,受到城内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在南寨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群众起来,向封建地主豪绅作斗争。红军协助长汀各界代表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全军3000余人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全体指战员穿上了军服厂赶制的新军装,精神焕发。朱德还到福音医院会见院长傅



开国元帅朱德（上）

连障，他们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路过这里时认识的，朱德请他为红军战士医疗病伤，医院还为红军全体指战员接种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20日，朱德出席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形势和红军行动的方针，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在闽西赣南20余县范围内，开展公开割据局面，争取与湘赣边界相连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红军在长汀休整了17天。这期间，朱德和康克清结为终生伴侣。康克清是江西万安人，1927年参加过万安暴动，1928年参加红军，是个英勇顽强的女战士。

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朱德和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回师赣南。4月1日到达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在这里，接到中共中央2月7日的来信，信中认为，目前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革命高潮，红四军应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农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等等。红四军前委在5日开会讨论中央来信，并以前委名义复信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



开国元帅朱德（上）



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旧址——云骥阁。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消灭了土著军阀郭凤鸣旅，占领了长汀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切实际的想法。”

信还说：“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体说来说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段



开国元帅朱德（上）

话,是毛泽东和朱德对红军在井冈山斗争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伟大实践经验的精辟概括。复信还主张利用蒋桂军阀混战时期实行‘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江’创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战略方针。

随后,红四军前委决定: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回赣江以西,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在赣江以东,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转战赣南,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红色政权,初步形成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三战龙岩

1929年5月，正是福建盛夏的季节，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渡过汀江，径直向龙岩方向疾进。

龙岩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九龙江上游的雁石溪左岸，南通漳州，东接闽中，西邻粤东。四周重峦叠嶂，杂树葱茏，历来是兵家必争之重镇。红军这次进军龙岩的任务，就是要来消灭盘踞在这一带的地方军阀陈国辉，同时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提起陈国辉，闽西人民没有不咬牙切齿的。这个土



龙岩城。1929年5月至6月，红四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陈国辉旅三千余人，建立了龙岩、上杭、永定三县革命委员会。



开国元帅朱德（上）

匪出身的“地头蛇”是这一带人民的“灾星”。他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本来指望蒋介石能派兵来把他铲除掉，可是没想到蒋介石的国军和他们是一丘之貉，甚至比他们还要坏。

3月间，过路的人们传来了红军在长汀消灭了福建另一个土匪出身的军阀郭凤鸣的消息。从此，人们就把期望的目光盯在红军身上。老人们把红军称作是“救命菩萨”，小伙子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寂静的夜晚，人们痴痴地望着月亮，心里却在悄悄地呼喊：救命菩萨快来吧！人民盼你们都快要眼睛望穿了呢！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5月22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到达了龙岩城西的小池圩。当天晚上，朱德、毛泽东以及闽西地方武装的负责人，在小池圩的赞生店楼上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具体研究了攻打龙岩的作战方案。据地方负责人说，陈国辉目前正在广东的大埔、潮汕一带和军阀徐景唐混战，龙岩城里只有不足五百人的兵力留守。大家一听，胜利的信心更足了：“这一仗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啦！”

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朱德率领，沿公路直插龙门，继而从西门攻城；一路由毛泽东率领，从左翼迂回，夺取城北的制高点，而后从北门楔入。



开国元帅朱德（上）

23日拂晓,天下着蒙蒙细雨。一、三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举打进了离龙岩有七八里的龙门,并且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驻守在这里的一个前哨营。

驻在龙岩城里的敌旅部,很快就得到了龙门失守的消息,急忙调特务连到城西去堵击。可是还没等他们把兵力展开,红军已经攻到了龙岩城的西门和南门,并且正在朝城区冲杀。与此同时,二纵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也已占领了城北的制高点,并正在北门向城里压来。敌士兵一看



红四军攻打龙岩城的捷报



开国元帅朱德（上）

四面八方都是红军，知道大势已去，便纷纷哀求他们的长官：“连长，咱们纵使有李陵之勇，也挡不住红军的冲锋，还是快逃吧！”霎时间，敌营大乱，一个个狼奔豕突，各逃性命去了。红军很快就控制了全城。

龙岩城虽然打开了，但是却没有碰上陈国辉的主力。为了引诱陈国辉把主力从广东带回闽西，朱德决定，部队立即撤出龙岩，拉到永定、坎市一带休息待命。

红军攻克龙岩的消息，使四乡的人民群众大受鼓舞。几天之内，白土、红坊、山塘、铜钵、西山、董邦的农民纷纷暴动，杀猪出谷，烧契毁债，镇压土豪劣绅，搞得热火朝天。当地的反动绅士们吃不住劲了，慌忙把红军撤出龙岩的消息，报告给躲在漳平的敌参谋处长风騫以及彭棠、李忠等军队头目。彭棠、李忠等在探知目前龙岩确实是一座空城后，才召集了三百多残兵，战战兢兢地回到龙岩城。

彭棠、李忠虽然回来了，但远在广东的陈国辉还没有回闽的动静。朱德风趣地说：“看见了没有，同志们！陈国辉还不见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打他的屁股打的还不够疼。我看还得再狠揍他一顿才行咧！”

为了把陈国辉“调”回龙岩来，朱德于6月3日，命令第三纵队和闽西地方武装红59团，分两路再打龙岩。当天



开国元帅朱德（上）

夜里，进攻部队轻而易举地又攻克了龙岩城。

红军二占龙岩的消息传到了潮汕，陈国辉大吃一惊。“好家伙，后院的这把火烧得还不小哩！”于是便带着主力，急急忙忙地回师闽西。

6月6日，陈国辉的部队开到了大埔。朱德和毛泽东研究决定：让开大路；请“陈旅长回城！当天下午，红军又撤出龙岩城。

第二天上午，陈国辉果然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回”了龙岩城。他越发趾高气扬，骄横不可一世。他宣布：马上召开祝捷大会，大小头目一律放假三天，士兵也可以寻欢作乐，自由行动。

就在陈国辉得意忘形的时候，城外小池圩赞生店的小楼上却灯火通明。朱德和毛泽东正在主持有各纵队指挥员参加的军事会议。楼外警卫森严，楼内人影朦胧。

19日拂晓，天空还闪烁着稀疏的小星星，红四军大队人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第一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西山、下洋之间的豆干岭集结，准备从城南进攻；军部和第二纵队沿龙门大路向城西门飞速前进；农民暴动队和红59团经考塘、小洋逼进城西，配合红军佯攻西门；第三纵队一部绕到东门外，埋伏在东宫山一带，准备截断敌人退路。另一部则在“洲龙当顶”山上摆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30年3月在龙岩成立的闽西苏维埃政府旧址

开阵势。

上午8时半，战斗首先在城北门打响了。第三纵队的战士们奋勇地向虎岭山和最高亭的守敌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也从南门攻入城内，向中山公园和最高亭挺进。军部和第二纵队在朱军长的直接指挥下，从西门攻入城内，而后直捣伪县政府——陈国辉的指挥部所在地。

敌人狗急跳墙，以民房为掩护，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由于当时我军在武器装备上还不如敌人，所以只能用刺刀、手榴弹和石头同敌人交锋。战斗中虽然也歼灭



开国元帅朱德（上）

了不少敌人 ,但我们的伤亡也不小。这时候 ,朱德下了命令 :掏墙挖洞。顿时 ,战士手执洋镐、铁锹 ,一房一屋地展开了掏墙挖洞战 ,迅速地把敌人压缩到几座大院子里。战士们一面狠狠地打击敌人 ,一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呼喊国民党士兵不要为陈匪卖命 ,红军优待俘虏。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只好挂起白旗 ,扔掉枪械 ,举手投降。

陈国辉一看旅部被红军占领 ,知道已无法挽救败局 ,便换上便衣 ,失魂落魄地逃出城外 ,只身潜回他闽南的老家。从此以后 ,他再也未敢窥闽西一眼。

三战龙岩 ,共歼灭陈国辉的全部主力3000多人 ,俘虏营级以上军官九名 ,缴获的物资更多。这次战斗的胜利 ,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开国元帅朱德（上）

言传身教

1929年9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在上杭一带休整，同时协助当地苏维埃政府组织和训练赤卫队，以壮大地方的武装力量。

这一天，斗明村的赤卫队要成立了。朱德听说这个消息，立即带着十多支枪来到斗明村。

赤卫队员们听说朱德亲自来发枪，都乐得不行。在成立大会上，队员们热烈鼓掌，欢迎朱德给大家讲话。朱德点了点头，十分高兴地走到台前，对大家说：“同志们，赤卫队今天成立，这是咱们斗明村的一件大事。枪这个东西可是重要得很咧！人民有了它，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地主、反动派才不敢来欺压咱们。如果失掉了它，那就一切都完了。”

朱德说着，弯腰拿起靠在桌子上的一支步枪，对大家说：“现在，我给大家讲讲这支枪的故事：这支枪原来的主人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他爱这支枪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在一次掩护我军转移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班迎



开国元帅朱德（上）

战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敌人。战斗打得激烈极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往他这边冲，他就和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回去。光用这支步枪打死打伤的敌人就无计其数。当这个班完成了阻击任务准备撤退时，敌人又从四面冲上来。这时候全班只剩下三个同志了，别看只有三个人，他们照样跟敌人顽强地拼搏。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了，他用这支步枪的最后一发子弹，打死了敌人的一个排长后，为了保全这支枪，就抱着枪跳下了悬崖。等我们的大部队反击回来找到他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了，但这支枪却还紧紧地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在红军机枪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



开国元帅朱德（上）

抱在他的怀里完好无损。”

朱德讲到这里，感情有些激动，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全场的同志也被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英雄行为所感动。

会场里静悄悄的。只听朱德又怀着深沉的感情接着说：“同志们，烈士们用生命把这支枪保存下来了。今天，我就把这支枪交到你们的手里，同时也把烈士们未完成的革命重任交到你们的手里。你们可不要以为这支枪只有七斤半，它重得很哩！哪一位有决心、有勇气的革命战士愿意扛着它？请自动报名！”

“我愿意！”赤卫队长陈天福呼地一下站了起来。朱德定睛一看，这小伙子胖墩墩、虎彪彪的，干净利索，英气逼人，一张黝黑而纯朴的脸上，满是庄严而神圣的表情。朱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他面前，一面紧紧地和他握手，一面用双手把这支步枪郑重地交到他的手里，严肃地对他说：“希望你能像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那样，好好地爱护它，有效地使用它，用它来消灭更多的敌人，牢牢地保卫住咱们的红色政权。”

陈天福的眼睛里涌出了两行滚烫的热泪，他说：“朱军长，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话的！”

朱德回转过身来，又把他带来的枪一一发给赤卫队



开国元帅朱德（上）

员们。而后又拿起一支步枪，熟练地拆下又装上，向赤卫队员讲解枪的构造、性能、各个部件的名称和拆装与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并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装弹、瞄准、击发等动作，一直讲到每个队员都懂了为止。

成立大会结束后，队员们要求朱军长给大家做个实弹射击示范。朱德毫不推辞地说：“好！”转身对警卫员说：“去拿三发子弹！”

朱德接过陈天福手里的步枪，带领大家来到一个山脚下。100公尺之外，燃起了三把松明火。朱德稳稳地侧身站着，而后举起步枪，略作瞄准：“砰！砰！砰！”三声枪响之后，三个火把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赤卫队员齐声欢呼起来，啧啧称赞说：“朱德真是名不虚传的神枪手啊！”

在朱德的关怀和鼓励下，斗明村的赤卫队很快地成长起来了。它在以后的反霸、剿匪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开国元帅朱德（上）

打上杭

1929年8月初，朱德率第2、3纵队（第1纵队因汀江水涨，未能及时到白砂集中）冒着盛夏酷暑出击闽中，攻克宁洋、漳平，又攻大田不克，折向永春。8月底再克漳平，返回闽西，直逼龙岩。

侵占龙岩的闽南军阀杨逢年吓得连夜逃离，撤回老窝。9月6日，红军四占龙岩，国民党对闽西的“会剿”就此告吹。随后，朱德率第2、3纵队抵上杭县白砂，同第1、4纵队会合。根据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的要求，准备在中秋节前后集中兵力攻下上杭。

上杭三面环水，城高墙厚，素有“铁上杭”之称。为了打好这一攻坚战，9月19日，朱德在白砂召开红四军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他说：“卢新铭是闽西最后一个土皇帝，为了巩固闽西根据地，我们要坚决拿下上杭城，干掉卢新铭！”

敌军武器装备好，工事坚固，地形对他们有利，但内部腐败透顶、士气不高，只要我们组织严密，乘黑攻击，猛



开国元帅朱德（上）

打猛冲，定可攻下。会议对战斗作出部署。第二天，朱德率红军和地方赤卫队万余人直扑上杭。

途中，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又调整了攻城计划，决定待夜深人静时，涉渡汀江，以第2、3纵队主攻北门，四纵队与赤卫队攻东门，第1纵队一部配合赤卫队攻西门，其余作为预备队佯攻南门。

21日凌晨，朱德发出总攻命令。他登上城东北的小山头指挥，佯攻南门的部队首先发起攻击，迫击炮轰城，



中共闽西“一大”旧址——上杭县蛟洋文昌阁



开国元帅朱德（上）

吸引了大批敌人，这时朱德指挥主攻北门和西门的部队竖起云梯，爬上城墙，猛攻进城，激战至天明，全歼守敌，除卢新铭乘乱逃窜，千余敌人被俘，缴枪千余支。朱德高兴地说：“铁城也好，钢城也好，反正是我们的！”



开国元帅朱德（上）

转战赣闽

1929年底，朱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期间，福建敌军刘和鼎部占领了龙岩，先头部队到了离古田只有30里的小池；广东敌军进到武平、永定，江西敌军占领了长汀，三路敌军对红军形成包围态势。为了打破敌军“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调动江西敌军回防。

1930年1月9日，朱德率第1、3、4纵队由连城入宁化，再冒着风雨越武夷山进入江西省石城县境内。16日占领广昌，再折入宁都东韶地区，在这里，同毛泽东率领的第二纵队会合。

1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直下吉水、吉安，同红五军及红六军（刚刚由江西红2、3、4、5团合编而成）会合。2月初，在吉安的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和赣西特委以及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扩大红四军前委为总前委，作为红四、红五、红六军及赣



开国元帅朱德（上）

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红色区域的指导机关，直接受中央领导，总前委由17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后补常委。

陂头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军分路在赣南、赣西、闽西等地游击，开展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和建设红色政权，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雏型。

6月初，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第三次进入闽西。攻占武平直向上杭、长汀，驻守上杭官庄的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旅急忙集结在汀江东岸凭险抵抗。朱德指挥红军迂回奔袭敌军侧翼，摧毁守敌防线，一路追杀，占领上杭、长汀。

这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这是空前规模的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双方投入上百万兵力，厮杀了半年之久。这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是个有利的时机。当时全国红军已达6万余人。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但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



开国元帅朱德（上）

城市的冒险计划。这种冒险主义很快推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

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由闽西六县地方武装组成）整编为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共两万余人。不久，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二十军、红三十五军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

红一军团成立后，开始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6月22日，朱德和毛泽东发出命令：本路军在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下，有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第二天，即率部队从长汀向江西进军。

首先争取江西，是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早在一年前就确定的战略目标，但那是要以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向中心城市南昌作包围发展，而这次中央要求集中红军直取大城市，却令朱德和毛泽东产生怀疑。朱德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和我对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



开国元帅朱德（上）

7月上旬，红军由广昌到兴国集结，11日，朱德和毛泽东发出“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24日攻占樟树后，朱德和毛泽东决定不乘胜北上打南昌，率全军西渡赣江，再从北面进抵南昌附近的万寿宫、生米街一带。8月1日，派出一部红军攻击南昌赣江西面的牛行车站，并隔江向南昌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朱德、毛泽东考虑到南昌敌军工事坚固，不可强攻，想把城内之敌诱出城外而歼灭，但南昌守敌据城不出，也不还击。在这种情况下，8月3日，朱德、毛泽东发布“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随后率第一军团西进。这时获悉彭德怀已率红三军团于7月27日进占长沙。几天后，又从报纸上得知红三军团于8月6日退出长沙，敌何键部正向第三军团追击。朱德、毛泽东立刻决定快速进军，配合第三军团歼灭这股敌人。

8月20日，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打浏阳文家市，全歼湘敌何键部戴斗垣旅。接着，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会师。会师后，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三军团，共三万人。还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第二天，红一方面军司令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开国元帅朱德（上）



文家市。1930年8月20日晨，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军团对湖南浏阳文家市的敌人发起攻击，歼灭戴斗恒旅三个团，俘虏1900人。

8月底，红一方面军分三路进抵长沙郊区，并派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长沙周围敌人修筑了许多工事。蒋介石为防止长沙被占，派参谋长何应钦到长沙督战，调动了30多个团的兵力，企图“迂回夹击红军主力”。

9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发出向长沙总攻击的命令。恰在这时，从一个俘虏兵那里缴获到一件敌军作战命令：准备以10个团从长沙南面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发，夹击红军。根据这一敌情，朱德立刻和毛泽东商议，调整原来的攻城部署，以第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以第一军团三个军布置在敌军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朱德还亲自下达手



开国元帅朱德（上）

令：敌有奇袭，我有奇攻。

可是，等了两天，敌军却无动静。朱德在长沙城外一个山头的指挥所里两天两夜没合眼，守着电话机，随时了解敌情，准备下达攻击令。一直等到9月4日下午三点，敌军两个旅从猴子石出动。黄昏时分，红军发起猛烈攻击，把敌人逼到湘江边，七八百人落水而死，生俘千余人，敌两个旅全部被歼。

接着，红军对长沙城发起攻击，但用尽一切方法，无法冲破城四周密布的电网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这时，大批国民党军驰援长沙，桂军已进抵湘潭。朱德和毛泽东感到不能再死打硬拼下去，于9月12日发出撤围长沙，进占株州、醴陵和江西萍乡等地的命令。

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回师江西，攻取吉安。17日，毛泽东在醴陵给中央写报告，分析二打长沙不克的原因：一是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攻城之前，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士兵暴动来响应；三是红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这是对立三路线要求组织城市暴动、红军攻城“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的主观冒险主义的批驳。9月下旬红军东进到袁州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代表来要红一方面军折回头去再打长沙，朱德和毛泽东等经过详细讨论，决定不执行这个冒险主义



开国元帅朱德（上）

的指示，按计划先打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权。

10月4日晚，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和赣西地方武装数万人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守敌国民党新编第13师师长邓英惊慌失措，乘夜率部从赣江逃走。

解放吉安，其周围的一些县城也随之解放。赣西南一片沸腾，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宣告成立。赣西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朱德和毛泽东抵制立三路线，在迂回曲折的斗争中赢得的大好革命形势。



吉安城



开国元帅朱德（上）

奋身五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中获胜，但却为江西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惊恐不安。他立刻调集10万兵力，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这时，朱德、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正在罗坊开会。得知敌人这一动向，认为当前任务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粉碎敌人“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当时红一方面军有4万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命令红军东渡赣江，退回到革命根据地的中部宁都县黄陂、小布一线，命令部队在此隐蔽集结。这时敌军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区，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弱点暴露出来。朱德、毛泽东决定对敌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以把敌阵线切开，各个击破。12月24日，在小布河畔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上悬贴着毛泽东写的一副对联：



开国元帅朱德（上）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游击战里
操胜算

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 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 运动战中
歼敌人

26日 敌谭道源师孤军深入到距小布30华里的源头 并有一团进至距小布十几里的树陂。红军立刻在小布设下三面埋伏。但因反动分子告密 谭部又缩了回去。这时得知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部进到永丰的龙岗 红军立刻向这股敌军的前进方向转移设伏。朱德来到担负正面攻击任务的红三军作战斗动员 他说：“谭道源溜了 张辉瓒来了。希望同志们努力 要初战必胜！”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胜利旧址——龙岗



开国元帅朱德（上）

30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大雾弥漫的龙岗山伏击敌军，全歼敌两个旅共9000多人，缴步枪8000多支和许多机枪、迫击炮、电台。打扫战场时，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

战斗结束后，朱德召开俘虏大会，号召愿参加红军的可以参军，当时有二三千人参加了红军。

三天后，即1931年1月2日，朱德、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分三路追击向东方向撤退的敌谭道源师。第二天追上敌人，但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仅消灭其一半约6000人，又缴获6000多支枪和各种武器。

五天内，红军连打两个大胜仗，共歼敌约1.5万人。其他各路敌军纷纷撤退，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的战术，从福建省建宁到江西省吉安东西长800里的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苏区推进。

朱德、毛泽东决定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率红军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敌。5月15日夜，获悉敌公秉藩师由富田向东固开进，立刻部署红军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16日拂晓，朱德、毛泽东率总部急行



开国元帅朱德（上）

军20里到达东固岭附近的预定指挥位置。这一带崇山峻岭，沟川纵横。朱德正用望远镜观察四周地形，忽见一个电话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正前方数百米的小桥以西大路上，窜来一股敌人。朱德用望远镜一瞧，只见大队敌人从东固岭上爬过来。朱德马上指挥他身边的特务队，以猛烈的火力把这股敌人撂倒在路边和水稻田里。可是敌人的后续部队蜂涌而至，一个连冲上来，被打垮了，再以一个营冲上来，又被击溃。朱德指挥特务队发起反冲锋，同时指挥布置在敌军两翼和背后的红军主力向进入包围圈的敌军展开猛烈攻击，喊杀震天动地，经过5个小时激战，公秉藩的28师和敌47师的



白云山，位于江西省吉安、泰和、兴国三县交界处，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一个旅全军覆没，俘虏公秉藩（后逃脱）以下7000余人，缴枪6000多支。

接着，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挥戈东进，在吉水县水南和白沙追歼敌第47师残部和第43师一部；在永丰县中村歼灭西援之敌第27师近一个旅。再向东击，攻克广昌，歼守敌第5师一部；突袭建宁，全歼刘和鼎师。红军连续作战16天，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这年6月下旬，蒋介石亲临南昌，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他调集30万兵力，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敌军采取“长驱直入”战术，分兵两路：左路向广昌、宁都、石城进攻；右路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南进，企图压迫红军主力于赣江而消灭之。

7月中下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回师兴国。这时敌军九个师向兴国疾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朱德、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率领红军突然从敌军中间40华里的空隙穿出，东进到敌军主力侧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1万多人。蒋介石立刻命令部队转兵东进追击红军，红军则以声东击西战术，源出一小部兵力



开国元帅朱德（上）

吸引敌军向东北开去，而主力部队掉头西进，于敌重兵之间20里间隙的尖岭恼大山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兴国枫边、白石一带隐蔽休整。当敌军发觉红军主力在兴国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这时敌军已饥疲沮丧，无力西进，蒋介石只得下令全线撤退。红军乘敌退却，于9月中旬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又打了三仗，一次对峙，两次大胜。这次反“围剿”前后持续了3个月，共歼敌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这样，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范围达到20多个县。

1932年12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军事“围剿”。他亲到南昌“行营”坐镇指挥。国民党军兵分三路，以陈诚指挥蒋介石的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这时，毛泽东已被临时中央排挤出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岗位，朱德和周恩来担负起指挥这次反“围剿”斗争的使命。

这次反“围剿”斗争一开始就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

1933年2月初，朱德、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进攻南丰，不克。这时，敌中路军第二、第三纵队由南城、宜黄、东安分三路驰援南丰，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朱德、周



开国元帅朱德（上）

恩来果断决定对南丰由强攻改为佯攻，主动退却，摆脱敌军内外夹攻的不利态势，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将敌引向黎川方向，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南团、洛口一带，隐蔽待机。

此时，敌中路军分三个纵队向广昌进攻。第一纵队所属第52师和59师为右翼，从乐安分两路向宣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前进。朱德、周恩来早已在这里布下红军主力。2月27日，红军对敌军突然发起猛攻，激战两天，将两师敌军全歼。接着，朱德、周恩来命令红军向宁都县小布等地区集结，再伺机歼敌。



宜黄县黄陂蛟湖。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下，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开国元帅朱德（上）

敌中路军在黄陂战役中惨败后，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向广昌推进。朱德、周恩来将红军主力隐蔽在敌军右侧，准备侧击敌人的后梯队。3月21日，待敌前梯队三个师进到广昌甘竹，后梯队第11师、第9师进到宣黄县草台岗、东陂地区，与前梯队相隔100里、处于孤立态势时，红军主力突然出击，将敌后梯两个师拦腰截开，集中力量攻击敌第11师，经一天激战，将该师大部歼灭。第二天，又于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残敌溃逃。敌前梯队三个师亦仓皇向南丰、抚州方向退却。

黄陂和草台岗两仗，红军全歼敌中路军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关枪300挺。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隐痛！”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紧接着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周围敌重兵压境，碉堡林立，局势日见险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不顾这种局势，进一步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

6月，博古、项英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指示，不顾朱德、周恩来的不同意见，把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



开国元帅朱德（上）



“围剿”红军的敌机

9月下旬，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以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发起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国民党北路军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重镇黎川。恰在这时，博古把苏联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请到瑞金，成为他掌握红军指挥权的依靠。他们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要东方军兼程北进收复黎川，去攻打敌堡群立的硝石、资溪桥等地。随后，又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进入敌战略后方去活动，结果都未获胜利，红军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看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11月中旬，博古和李德曾一起到前方当时位于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对李德讲红军作战的传统，讲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但傲慢的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的指挥权后，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主力分兵数路，“以堡垒对堡垒”，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4月，他们又以3万红军主力进行广昌保卫战，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阵地战，虽然给敌军以重创，但红军自身伤亡也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又不得不放弃广昌。

国民党军接着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上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要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继续同敌军死打硬拼，结果哪一路也未能挡住优势敌军的攻势。到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在



开国元帅朱德（上）

四面告急的局面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躲避，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

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9月初，朱德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歼灭敌东路军李延年纵队两师的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

但是，个别的胜利已无法挽回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等几县，红军的战略转移已势在必行。



开国元帅朱德（上）

统帅红军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8.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留下的地方红军（约1.6万人）由项英、陈毅领导继续坚持斗争。



红军长征出发时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开国元帅朱德（上）

朱德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龄较大，但为了节省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行李、文件，一匹骑乘，而这匹骑乘的马常常是随康克清在队伍后面供收容伤病员用。朱德和指战员一起步行，为了鼓励大家情绪，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地摆四川“龙门阵”，逗得大家都忘了疲劳。

中央红军从于都南渡赣水后，连续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红军出发前夕，朱德和周恩来根据党的统战策略，利用蒋介石和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同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秘密谈判，达成合作反蒋的五项协定，其中包括解除封锁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这就为红军顺利通过陈济棠的防区创造了条件。

红军越过粤汉铁路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紧急调兵遣将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1000多副担子，行动缓慢，两边由战斗部队护卫着，不能迅速渡过湘江，国民党湘、桂各军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战斗。经过四天四



开国元帅朱德（上）

夜的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整个部队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

这一惨重的损失，引起红军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总结教训说：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来，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1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部队行动起来很慢。总结这一教训后，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将不必要的物资立即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轻装前进。

1935年1月初，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1月7日袭占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就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朱德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直接的充分的了解，讲话时很激动，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通过决议，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博古、李德的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造成的；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



开国元帅朱德（上）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

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使几乎陷于绝境的中国革命得到了挽救并开辟出新的前景。26年后，朱德缅怀遵义会议写下这样的诗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5年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通力合作，指挥3万红军在云贵高原上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堵圈。



开国元帅朱德（上）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在一渡赤水前，曾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土城战斗。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向赤水推进，打算从这里北渡长江。27日，中央军委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有4个团尾追红军而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地形，给追敌以迎头痛击，由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28日晨战斗打响，但连续激战几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这时才发现追敌不是四个团，而是6个团、万余人，并且敌军增援部队还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敌军越聚越多，一步步向土城方向压来。如果不顶住敌军，后面是赤水河，后果难以想象。在这危难时刻，朱德决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朱德和刘伯承赶到前沿阵地指挥，鼓舞了红军指战



开国元帅朱德（上）

员的士气，顽强地抗击了敌人一次次冲锋。朱德还指挥陈赓率军委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占领有利地形，把突破红军阵地的敌人打回去，稳住了阵脚。傍晚，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增援，巩固了阵地。



红军一渡赤水旧址——土城渡口

当晚，中央军委开会，根据各路敌军集结川南，沿长江堵截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从泸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第二天，朱德又到前沿阵地指挥阻击敌军，掩护全军一渡赤水。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当时，天



开国元帅朱德（上）

下着雨，刘湘模范师不断冲过来，朱德手提驳壳枪，和红四团并肩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

杨成武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地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令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突然发现朱总司令还没回来，团长和我又带了20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我们遥见朱总司令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大家都为总司令担心，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们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呵！”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空城计呢！”

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的时刻，亲临前线，甚至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越是危险，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红军广大指战员深刻的影响，化为红军的战斗力。



开国元帅朱德（上）

“总司令发怒”

1935年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把敌军重兵全部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

在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等候殿后的五军团过江。后来，他们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个渡口过了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个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

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回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宋任穷立刻带领工兵急行军40里返回乌



开国元帅朱德（上）

江边 连夜突击架起浮桥 等候九军团过江。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一度失去同中央军委的联系 未能赶来渡江。后来几经转战 在云南渡过金沙江，同大部队会合。

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 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惟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 突然中断了联系 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 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 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 指示我们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 此事此举 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 爱护官兵之心切。”



金沙江